

毛詩正義目錄

毛詩正義序

詩譜序

周南召南譜
·
·
·
·
·
·
·
·
·
·
12

毛詩正義卷一 周南召南

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
·
·
·
·
·
·
·

[illegible]

毛詩正義序

孔穎達

夫詩者，論功頌德之歌，止僻防邪之訓，雖無為而自發，乃有益於生靈。六情靜於中，百物盪於外，情緣物動，物感情遷。若政遇醇和，則歡娛被於朝野，時當慘黷，亦怨刺形於詠歌。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，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。發諸情性，諧於律呂，故曰「感天地，動鬼神，莫近於詩」。此乃詩之為用，其利大矣。

若夫哀樂之起，冥於自然，喜怒之端，非由人事。故燕雀表啁噍之感，鸞鳳有歌舞之容。然則詩理之先，同夫开辟，詩迹所用，隨運而移。上皇道質，故諷諭之情寡。中古政繁，亦謳謠之理切。唐、虞乃見其初，犧、軒莫測其始。於後時經五代，篇有三千，成、康沒而頌聲寢，陳靈興而變風息。先君宣父，釐正遺文，緝其精華，褫其煩重，上從周始，下暨魯僖，四百年間，六詩備矣。卜商闡其業，雅頌與金石同和；秦正燎其書，簡牘與煙塵共盡。漢氏之初，詩分為四：申公騰芳於鄢郢，毛氏光價於河間，貫長卿傳之於前，鄭康成箋之於後。晉、宋、二蕭之世，其道大行；齊、魏兩河之間，茲風不墜。

其近代為義疏者，有全緩、何胤、舒瑗、劉軌思、劉醜、劉焯、劉炫等。然焯、炫並聰穎特

達，文而又儒，擢秀幹於一時，騁絕轡於千里，固諸儒之所揖讓，日下之無雙，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。今奉敕刪定，故據以為本。然焯、炫等負恃才氣，輕鄙先達，同其所異，異其所同，或應略而反詳，或宜詳而更略，準其繩墨，差忒未免，勘其會同，時有顛躓。今則削其所煩，增其所簡，唯意存於曲直，非有心於愛憎。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、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，辨詳得失。至十六年，又奉敕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葉、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，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正，凡為四十卷，庶以對揚聖範，垂訓幼蒙，故序其所見，載之於卷首云爾。

詩譜序

鄭玄

詩之興也，諒不於上皇之世。^三大庭、軒轅逮於高辛，其時有亡載籍，亦蔑云焉。^三

虞書曰：「詩言誌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」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！^三有夏承之，篇章泯

棄，靡有子遺。^四邇及商王，不風不雅。^五何者？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，刺過譏失所以匡

救其惡，各於其黨，則為法者彰顯，為戒者著明。^六周自后稷播種百穀，黎民阻饑，茲時乃

粒，自傳於此名也。^七陶唐之末，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，以明民共財。^八至於大王、王季，克

堪顧天。^九文、武之德，光熙前緒，以集大命於厥身，遂為天下父母，使民有政有居。^十其時

詩，風有周南、召南，雅有鹿鳴、文王之屬。^三及成王，周公致太平，製禮作樂，而有頌聲興

焉，盛之至也。^三本之由此風、雅而來，故皆錄之，謂之詩之正經。^三後王稍更陵遲，懿王

始受譖亨齊哀公。夷身失禮之後，邴不尊賢。^四自是而下，厲也幽也，政教尤衰，周室大壞，

十月之交、民勞、板蕩勃爾俱作。眾國紛然，刺怨相尋。^五五霸之末，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，

善者誰賞？惡者誰罰？紀綱絕矣。^{二六}故孔子錄懿王、夷王時詩，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，謂

之變風、變雅。^{二五}以為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，則受頌聲，弘福如彼；若違而弗用，則被劫殺，大禍如此。吉凶之所由，憂娛之萌漸，昭昭在斯，足作後王之鑒，於是止矣。^{二六}

夷、厲已上，歲數不明。太史年表自共和始，曆宣、幽、平王而得春秋次第，以立斯譜。^{二七}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，則循其上下而省之；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，則傍行而觀之，此詩之大綱也。舉一綱而萬目張，解一卷而眾篇明，於力則鮮，於思則寡，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。^{二八}

二孔正義曰：上皇謂伏羲，三皇之最先者，故謂之上皇。鄭知於時信無詩者，上皇之時，舉代淳樸，田漁而食，與物未殊。居上者設言而莫違，在下者群居而不亂，未有禮義之教，刑罰之威，為善則莫知其善，為惡則莫知其惡，其心既無所感，其誌有何可言，故知爾時未有詩詠。

三孔正義曰：鄭注中候救省圖，以伏羲、女媧、神農三代為三皇，以軒轅、少昊、高陽、高辛、陶唐、有虞六代為五帝。德合北辰者皆稱皇，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，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。大庭，神農之別號。大庭，軒轅疑其有詩者，大庭以還，漸有樂器，樂器之音，逐人為辭，則是為詩之漸，故疑有之也。禮記明堂位曰：「土鼓、黃桴、葦籥，伊耆氏之樂也。」注云：「伊耆氏，古天子號。」禮運云：「夫禮之初，始諸飲食。黃桴而土鼓。」注云：「中古未有金匏。」而中古謂神農時也。郊特牲云：「伊耆氏始為蠟。」蠟者，為田報祭。案易係辭稱神農始作耜以教天下，則田起神農矣。二者相推，則伊耆、神農並與大庭為一。大庭有鼓籥之器，黃帝有云門之樂，至周尚有云門，明其音聲和集。既能和集，必不空弦，弦之所歌，即是詩也。但事不經見，故總

為疑辭。案古史考云「伏羲作瑟」，明堂位云「女媧之笙簧」，則伏羲、女媧已有樂矣。鄭既信伏羲無詩，又不疑女媧有詩，而以大庭為首者，原夫樂之所起，發於人之性情，性情之生，斯乃自然而有，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拌躍之心，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，豈由有詩而乃成樂，樂作而必由詩？然則上古之時，徒有謳歌吟呼，縱令土鼓、葦籥，必無文字雅頌之聲。故伏羲作瑟，女媧笙簧，及黃桴、土鼓，必不因詩詠。如此則時雖有樂，容或無詩。鄭疑大庭有詩者，正據後世漸文，故疑有爾，未必以土鼓、葦籥遂為有詩。若然，詩序云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。聲成文謂之音」，是由詩乃為樂者。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為樂，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。鄭說既疑大庭有詩，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。而六藝論論詩云：「詩者，弦歌諷諭之聲也。自書契之興，樸略尚質，麵稱不為諂，目諫不為謗，君臣之接如朋友然，在於懇誠而已。斯道稍衰，奸偽以生，上下相犯。及其製禮，尊君卑臣，君道剛嚴，臣道柔順，於是箴諫者希，情誌不通，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。」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，製禮之後始有詩者，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，故以製禮為限。此言有詩之漸，述情歌詠，未有箴諫，故疑大庭以還。由主意有異，故所稱不同。禮之初與天地並矣，而藝論論禮云「禮其初起，蓋與詩同時」，亦謂今時所用之禮，不言禮起之初也。

三孔正義曰：虞書者，舜典也。鄭不見古文尚書，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，故鄭注在堯典之末。彼注云：「詩所以言人之誌意也。永，長也，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。聲之曲折，又長言而為之。聲中律乃為和。」彼舜典命樂，已道歌詩，經典言詩，無先此者，故言詩之道也。「放於此乎」，猶言適於此也。「放於此乎」，隱二年公羊傳文。言放於此者，謂今誦美譏過之詩，其道始於此，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。益稷稱舜云：「工以納言，時而颺之，格則乘之庸之，否則威之。」彼說舜誡群臣，使之用詩。是用詩規諫，舜時已然。大舜之聖，任賢使能，目諫麵稱，似無所忌。而云「情誌不通，始作詩」者，六藝論云情誌不通者，據今詩而論，故

云「以誦其美而譏其過」。其唐虞之詩，非由情誌不通，直對謳歌詩以相誡勸，且為濫觴之漸，與今詩不一，故皋陶謨說皋陶與舜相答為歌，即是詩也。虞書所言，雖是舜之命變，而舜承於堯，明堯已用詩矣，故六藝論云唐、虞始造其初，至周分為六詩，亦指堯典之文。謂之造初，謂造今詩之初，非謳歌之初。謳歌之初，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。然謳歌自當久遠，其名曰詩，未知何代。雖於舜世始見詩名，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。名為詩者，內則說負子之禮云「詩負之」，注云：「詩之言承也。」春秋說題辭云：「在事為詩，未發為謀，恬澹為心，思慮為誌。詩之為言，誌也。」詩緯含神務云：「詩者，持也。」然則詩有三訓，承也、誌也、持也。作者承君政之善惡，述己誌而作詩，為詩所以持人之行，使不失隊，故一名而三訓也。

〔四〕孔正義曰：夏承虞後，必有詩矣。但篇章絕滅，無有子然而得遺餘。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。有商頌而無夏頌，蓋周室之初世紀錄不得。

〔五〕孔正義曰：湯以諸侯行化，卒為天子。商頌成湯「命於下國，封建厥福」，明其政教漸興，亦有風、雅。商、周相接，年月未多，今無商風、雅，唯有其頌，是周世棄而不錄，故云「近及商王，不風不雅」，言有而不取之。〔六〕孔正義曰：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、雅之意。風、雅之詩，止有論功頌德、刺過譏失之二事耳。黨謂族親。此二事各於己之族親，周人自錄周之風、雅，則法足彰顯，戒足著明，不假複錄先代之風、雅也。頌則前代至美之詩，敬先代，故錄之。

〔七〕孔正義曰：自此下至「詩之正經」，說周有正詩之由。言后稷種百穀之時，眾人皆厄於飢，此時乃得粒食。後稷有此大功，稱聞不朽，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。堯典說舜命后稷云：「帝曰：『棄，黎民阻飢，汝后稷，播時百穀。』」皋陶謨稱禹曰：「予『暨稷播，奏庶艱食、鮮食，烝民乃粒』」。是其文也。

〔八〕孔正義曰：公劉者，后稷之曾孫，當夏時為諸侯。以后稷當唐之時，故繼唐言之也。中葉，謂中世。后稷

至於大王，公劉居其中。商頌云「昔在中葉」，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。祭法云「黃帝正名百物，以明民共財」。明民，謂使衣服有章。共財，謂使之同有財用。公劉在豳教民，使上下有章，財用不乏，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。

〔五〕孔正義曰：此尚書多方，說天以紂惡，更求人主之意，云：「天惟求爾多方，大動以威，開厥顧天。惟爾多方，罔堪顧之。惟我周王，克堪用德，惟典神天。」注云：顧由視念也。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，動天下之心，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。眾國無堪為之，惟我周能堪之。彼言文王、武王能顧天耳。大王、王季為天所祐，已有王跡，是能顧天也。

〔六〕孔正義曰：泰誓說武王伐紂，眾咸曰孜孜無怠，天將有立父母，民之有政有居。言民得聖人為父母，必將有明政，有安居。文、武道同，故並言之。

〔二〕孔正義曰：此總言文、武之詩皆述文、武之政，未必皆文、武時作也，故文王、大明之等，檢其文，皆成王時作。

〔三〕孔正義曰：時當成王，功由周公，故譜說成王之詩皆並舉周公為文。製禮作樂，大平無為，故與大平連言。頌聲之興，不皆在製禮之後也。故春官樂師職云：「及徹，帥學士而歌徹。」玄謂徹者，歌雍也。是頌詩之作，有在製禮前者也。

〔三〕孔正義曰：此解周詩並錄風、雅之意。以周南、召南之風，是王化之基本，鹿鳴、文王之雅，初興之政教。今有頌之成功，由彼風、雅而就，據成功之頌，本而原之，其頌乃由此風、雅而來，故皆錄之，謂之詩之正經。以道衰乃作者，名之為「變」，此詩謂之為「正」。此等正詩，昔武王采得之後，乃成王即政之初，於時國史自定其篇，屬之大師，以為常樂，非孔子有去取也。儀禮鄉飲酒「工歌鹿鳴、四牡、皇皇者華」，「笙

入奏南陔、白華、華黍，「閒歌魚麗，笙由庚，歌南有嘉魚，笙崇丘，歌南山有台，笙由儀，合樂周南關雎、葛覃、卷耳、召南鵲巢、采芣、采蘋」。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，唯采蘋、越草蟲之篇，其餘在於今詩，悉皆次比。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，晉人為之歌文王、大明、綿，又歌鹿鳴、四牡、皇皇者華，亦各取三篇，風、雅異奏，明其先自次比，非孔子定之，故譜於此不言孔子。其變風、變雅皆孔子所定，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。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：「古而自有風、雅、頌之名，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，時孔子尚幼，未定詩、書，而曰『為之歌邶、鄘、衛』，曰：『是其衛風乎』。又為之歌小雅、大雅，又為之歌頌。論語曰：『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、頌各得其所。』時禮樂自諸侯出，頗有謬亂不正者，孔子正之耳。」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，以為風、雅先定，非孔子為之。襄二十九年左傳，服虔注云：「哀公十一年，孔子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、頌各得其所，距此六十一歲。當時雅、頌未定，而云為之歌小雅、大雅、頌者，傳家據已定錄之。」此說非也。六詩之目，見於周禮，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？儀禮歌召南三篇，越草蟲而取采蘋，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。孔子以後，簡劄始倒，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，故不用為常樂耳。

〔四〕孔正義曰：自此以下，至「刺怨相尋」，解變風、變雅之作時節。變風之作，齊、衛為先。齊哀公當懿王，衛頃公當夷王，故先言此也。莊四年公羊傳曰：「齊哀公亨乎周，紀侯譖之。」徐廣以為周夷王亨之。鄭知懿王者，以齊世家云「周亨哀公，而立其弟靖，為胡公」。當夷王之時，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」。言夷王之時，山殺胡公，則胡公之立在於夷王前矣。受譖亨人，是哀閭之主。夷王上有孝王，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。周本紀云：「懿王立，王室遂衰，詩人作刺。」是周衰自懿王始，明懿王受譖矣。本紀言詩人作刺，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？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。衛世家云：「貞伯卒，子頃侯立。頃侯厚賂周夷王，

夷王命為衛侯。」是衛頃公當夷王時。郊特牲云：「覲禮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。」下堂而見諸侯，天子之失禮也，由夷王以下，是夷王身失禮也。柏舟言「仁而不遇」，是邶不尊賢也。

〔五〕孔正義曰：大率變風之作，多在夷、厲之後，故云「眾國紛然，刺怨相尋」。擊鼓序云「怨州吁」，怨亦刺之類，故連言之。

〔二六〕孔正義曰：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。「五霸」之字，或作「五伯」。成二年左傳云：「五伯之霸也。」中候「霸免」，注云：「霸猶把也，把天子之事也。」然則言伯者，長也，謂與諸侯為長也。五伯者，三代之末，王政衰微，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，與諸侯為長，三代共有五人。服虔云：「五伯，謂夏伯昆吾，商伯大彭、豕韋，周伯齊桓、晉文也。」知者，鄭語云：「祝融之後，昆吾為夏伯矣，大彭、豕韋為商伯矣。」論語云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。」昭九年傳云：「文之伯也。」是五者為霸之文也。此言五霸之末，正謂周代之霸齊桓、晉文之後，明其不在夏、殷之霸也。齊、晉最居其末，故言五霸之末耳。僖元年公羊傳云：「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，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則桓公恥之。」是齊桓、晉文能賞善罰惡也。其後無複霸君，不能賞罰，是天下之綱紀絕矣。縱使作詩，終是無益，故賢者不複作詩，由其王澤竭故也。王製云：「千里之外，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，州有伯。」是方伯謂州牧也。周之州長自名為牧，以其長於一方，故公羊稱為方伯。言無天子，無方伯，謂無賢明耳。

〔二七〕孔正義曰：懿王時詩，齊風是也。夷王時詩，邶風是也。陳靈公，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。變風齊、邶為先，陳最在後，變雅則處其間，故鄭舉其終始也。史記孔子世家云：「古者詩本三千餘篇，去其重，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。」是詩三百者，孔子定之。如史記之言，則孔子之前，詩篇多矣。案書傳所引

之詩，見在者多，亡逸者少，則孔子所錄，不容十分去九。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，未可信也。據今者及亡詩六篇，凡有三百一十一篇，皆子夏為之作序，明是孔子舊定，而史記、漢書云「三百五篇」者，闕其亡者，以見在為數也。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鈴皆云「三百五篇」者，漢世毛學不行，三家不見詩序，不知六篇亡失，謂其唯有三百五篇。識緯皆漢世所作，故言三百五耳。此言「訖於陳靈」，則在魯僖之後。藝論云：「孔子錄周衰之歌，及眾國賢聖之遺風，自文王創基，至於魯僖四百年間，凡取三百五篇，合為國風、雅、頌。」唯言「至於魯僖」者，據詩之首君為文也。陳靈公非陳詩之首，曹昭公以僖七年卒，即位在僖之前，故舉魯僖以為言也。藝論云「文王創基，至於魯僖」，則商頌不在數矣。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，商頌則篇數先定，論錄則獨舉周代，數篇則兼取商詩，而云「合為國風、雅、頌」者，以商詩亦周歌所用，故得稱之。孔子刊定，則應先後依次，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，處昭公之上；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，在惠公之下者，鄭答張逸云：「詩本無文字，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，錄者直錄，存義而已。」然則孔子之後，始顛倒雜亂耳。

〔二六〕孔正義曰：此言孔子錄詩，唯取三百之意。「弘福如彼」，謂如文、武、成王，世脩其德，致太平也。「大禍如此」，謂如厲、幽、陳靈，惡加於民，被放弑也。「違而不用」，謂不用詩義，則「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」是用詩義也。互言之也。用詩則吉，不用則凶。「吉凶之所由」，謂由詩也。詩之規諫，皆防萌杜漸，用詩則樂，不用則憂，是為「憂娛之萌漸」也。此二事皆明明在此，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，庶今之明君良臣，欲崇德致治，克稽古於先代，視成敗於行事。又疾時博士之說詩，既不精其研核，又不睹其終始，講於鄉黨無昭哲，陳於朝廷不煥炳，故將述其國土之分，列其人之先後。

〔二七〕孔正義曰：自此已下，論作譜之意。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，是「歲數不明」。周本紀云：「厲王

三十四年，王益嚴。又三年，王出奔於蕢。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，號曰共和。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，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，齊武公之十年，晉靖侯之十八年，秦仲之四年，宋釐公之十八年，衛僖侯之十四年，陳幽公之十四年，蔡武公之二十四年，曹夷伯之二十四年，鄭則於時未封，是「太史年表自共和始」也。又案本紀「共和十四年，厲王死於蕢。宣王即位，四十六年崩。子幽王立，十一年為犬戎所殺。子平王立，四十九年，當魯隱公元年。」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，春秋之時，年歲分明，故云「曆宣、幽、平王而得春秋次第，以立斯譜」。鄭於三禮、論語為之作序，此譜亦是序類，避子夏序名，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，故名「譜」也。易有序卦，書有孔子作序，故鄭避之，謂之為「讚」。讚，明也，明己為注之意。此詩不謂之「讚」，而謂之「譜」，譜者，普也，注序世數，事得周普，故史記謂之「譜牒」是也。

三〇孔正義曰：此又總言為譜之理也。著魏有儉嗇之俗，唐有殺禮之風，齊有太公之化，衛有康叔之烈。述其土地之宜，顯其始封之主，省其上下，知其眾源所出，識其清濁也。屬其美刺之詩，各當其君君之化，傍觀其詩，知其風化得失，識其芳臭，皆以喻善惡耳。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「製春秋之義，以俟後聖，以君子之為，亦有樂乎此」，鄭取彼意也。

周南召南譜

周、召者，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。^三今屬右扶風美陽縣，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。^三

周之先公曰大王者，避狄難，自豳始遷焉，而脩德建王業。商王帝乙之初，命其子王季

為西伯。至紂，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、漢、汝旁之諸侯。^三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故雍、梁、荊、豫、徐、揚之人鹹被其德而從之。^四

文王受命，作邑於豐，乃分岐邦。周、召之地，為周公旦、召公奭之采地，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。^五武王伐紂，定天下，巡守述職，陳誦諸國之詩，以觀民風俗。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，故獨錄之，屬之大師，分而國之。^六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，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，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。^七乃棄其餘，謂此為風之正經。^八

初，古公亶父聿來胥宇，爰及薑女。其後，大任思媚周薑，大似嗣徽音，曆世有賢妃之助，以致其治。^九文王刑於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禦於家邦。^{一〇}是故二國之詩以後妃夫人之德為首，終以麟趾、騶虞，言後妃夫人有斯德，興助其君子，皆可以成功，至於獲嘉瑞。^{三一}

風之始，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，故周公作樂，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或謂之房中之樂者，後妃夫人侍禦於其君子，女史歌之，以節義序故耳。^{三二}

射禮，天子以騶虞，諸侯以貍首，大夫以采蘋，士以采芣為節。^{三三}今無貍首，周衰，諸侯並僭而去之，孔子錄詩不得也。為禮樂之記者，從後存之，遂不得其次序。^{三四}

周公封魯，死諡曰文公，召公封燕，死諡曰康公，元子世之。^{三五}其次子亦世守采地，在王官，春秋時周公、召公是也。^{三六}

問者曰：「周南、召南之詩，為風之正經則然矣。自此之後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，何以無變風？」答曰：「陳諸國之詩者，將以知其缺失，省方設教為黜陟。時徐及吳、楚僭號稱王，不承天子之風，今棄其詩，夷狄之也。」^三其餘江、黃、六、蓼之屬，既驅陷於彼俗，又亦小國，猶邾、滕、紀、莒之等，夷其詩，蔑而不得列於此。」[△]

三孔正義曰：禹貢雍州云「荊岐既旅」，是岐屬雍州也。綿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，宮言大王居岐之陽，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。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，則周、召之地，共方百里，而皆名曰周，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。大王始居其地，至文王乃徙於豐。周書稱王季宅程，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，「度其鮮原，居岐之陽」，不出百里。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，程是周地之小別也。

三孔正義曰：漢書地理誌右扶風郡有美陽縣，禹貢岐山在西北，周文王所居也。皇甫謐云：「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。本或作杜陽。」案誌扶風自別有杜陽縣，而岐山在美陽，不在杜陽。鄭於禹貢注云「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」，則作「杜」者誤也。皇矣稱「居岐之陽，在渭之將」，是其處險阻也。綿云「周原膺膺，萁茶如飴」，是地肥美也。

三孔正義曰：以帝乙，紂之父，準其年世，與王季同時。旱麓說大王、王季之事，云「瑟彼玉瓚，黃流在中」，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。尚書謂文王為西伯，當是繼父之業，故知王季亦為西伯。殷之州長曰伯，謂為雍州伯也。周禮「八命作牧」，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。如旱麓傳云：「九命然後錫以鬯圭瓚。」孔叢云：「羊容問於子思曰：『古之帝王，中分天下，而二公治之，謂之二伯。周自後稷封為王者之後，大王、王季皆為諸侯，奚得為西伯乎？』子思曰：『吾聞諸子夏云，殷王帝乙之時，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，受圭瓚鬯之賜，故文王

因之得專征伐。此諸侯為伯，猶周、召分陝。」皇甫謐亦云：「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，賜九命為西長，始受圭瓚鬯。」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。鄭不見孔叢之書，早麓之箋不言九命，則以王季為州伯也。文王亦為州伯，故西伯戡黎注云：「文王為雍州之伯，南兼梁、荊，在西，故曰西伯。」文王之德優於王季，文王尚為州伯，明王季亦為州伯也。楚辭天問曰：「伯昌號衰，秉鞭作牧。」王逸注云：「伯謂文王也。鞭以喻政。言紂號令既衰，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。」天問，屈原所作，去聖未遠，謂文王為牧，明非大伯也。所以不從毛說。言「至紂，又命文王」者，既已繼父為州伯，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、漢、汝旁之諸侯也。知者，以漢廣序云「美化行乎江、漢之域」，汝墳序云「汝墳之國，婦人能閔其君子」。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此詩猶美江、漢、汝墳，明是江、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。若非受紂之命，其化無由及之，明紂命之矣。江、漢之域即梁、荊二州，故尚書注云「南兼梁、荊」。其後化廣民附，三分有二，不必皆紂命也。

〔四〕孔正義曰：既引論語三分有二，故據禹貢九州名指而言之。雍、梁、荊、豫、徐、揚歸文王，其餘冀、青、兗屬紂，九州而有其六，是為三分有其二也。禹貢九州，夏時之製，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，有揚、荊、豫、青、兗、雍、幽、冀、並，校之於禹貢，無徐、梁、有幽、并，故地理志云「周監二代而損益之，改禹貢徐、梁二州合之於雍、青，分冀州之地以為幽、并」，是其事也。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、豫、雍、荊、揚、兗、徐、幽、營。孫炎曰：「此蓋殷製。禹貢有梁、青、無幽、營，周禮有幽、并無徐、營。」然則此說不同，不言殷、周九州，而遠指禹世者，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，於周禮又異，故疑為殷製耳，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。地理志云「殷因於夏，無所變改」，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。又周禮冀、幽、并，於禹貢唯一州耳，相率三分無一，故從岐而橫分之。據禹貢正經之文，取六州以為三分之二，準禹貢之境，論施化之處，不言當時有

此州名也。序言化自北而南，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，岐於土中近北故也。

〔五〕孔正義曰：「文王受命，作邑於豐」，文王有聲之文也。地理誌云：「京兆鄠縣，豐水出其東南。」皇甫謐云：「豐在京兆鄠縣東，豐水之西，文王自程徙此。」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，徙於鮮原，從鮮原徙豐。而謐云自程，非也。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裏，文王既遷於豐，而岐邦地空，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。言分采地，當是中南，不知孰為東西。或以為東謂之周，西謂之召，事無所出，未可明也。知在居豐之後，賜二公地者，以泰誓之篇，伐紂時事，已言周公曰：「樂記說大武之樂，象伐紂之事，云『五成而分陝，周公左而召公右』，明知周、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。文王若未居豐，則岐邦自為都邑，不得分以賜人，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。且二南，文王之詩，而分係二公，若文王不賜采邑，不使行化，安得以詩係之？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。既以此詩係二公，明感二公之化，故知使「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」也。言「先公」者，大王、王季賢人，文王承其業，文王自有聖化，不一定要用先公，但子當述父之事，取其宜者行之，以先公為辭耳。猶自兼行聖化，故有聖人之風。此獨言「施先公之教」，明化己之可知，以召南有先公之教，故特言之耳。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，非受采之後。於此言之者，明詩係二公之意也。言「己所職」者，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。

〔六〕孔正義曰：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：「昔武王克商，而作頌曰：『載戢幹戈，載櫜弓矢。』」時邁序云「巡守」，則武王巡守矣。王製說巡守之禮，曰「命大師陳詩，以觀民風俗」，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。譜云「天子納變雅，諸侯納變風，其禮同」，則文王亦采詩。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，諸侯之納變風，直欲觀民之情，以知己政得失耳，非能別賢聖之異風，立一代之大典也。文王猶為諸侯，王業未定，必不得分定二南，故據武王言之耳。武王遍陳諸國之詩，非特六州而已。而此二南之風，獨有二公之化，故知六州者

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潔，故獨取其詩，付屬之於大師之官，使分而國之，為二國之風。以大師掌六詩之歌，達聲樂之本，故知屬之使分係也。

〔三〕孔正義曰：文王將建王業，以諸侯而行王道，大王、王季是其祖、父，皆有仁賢之行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己聖化，使二公雜而施之。又六州之民，誌性不等，或得聖人之化，或得賢人之化，由受教有精粗，故歌詠有等級。大師曉達聲樂，妙識本源，分別所感，以為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，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，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。知有此理者，序云「關雎、麟趾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係之周公。鵲巢、騶虞之德，諸侯之風，故係之召公」。以聖人宜為天子，賢人宜作諸侯，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，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。以周公聖人，故以聖人之風係之，以召公賢人，故以賢人之風係之。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，因有天子之風義，二聖一賢，事尤相類，故係之二公。既分係二公，以優劣為次，先聖後賢，故先周後召也。不直稱「周」、「召」，而連言「南」者，欲見行化之地。且作詩之處，若不言「南」，無以見斯義也。且直言「周」、「召」，嫌主美二公，此實文王之詩而係之二公，故周、召二國並皆云「南」，見所化之處，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。此詩既繼二公，即二公為其詩主，若有美二公，則各從其國，甘棠之在召南，是其事也。周南無美周公，或時不作，或錄不得也。

〔四〕孔正義曰：武王遍陳諸國之詩，今唯二南在矣，明是棄其餘也。

〔五〕孔正義曰：此事皆在大雅也。鄭言此者，以二國之詩以後妃夫人之德為首，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，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，故引詩文以證言。

〔六〕孔正義曰：此思齊文也。言文王先化於妻，卒治家國。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後妃夫人為首之意。

〔七〕孔正義曰：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。「是故」者，緣上事生下勢之稱。此後妃夫人皆大姒也，一人而二名，

各隨其事立稱。禮，天子之妃曰後，諸侯之妃曰夫人。以周南王者之化，故稱後妃；召南諸侯之化，故云夫人。直以化感為名，非為先後之別。有陳聖化，雖受命前事，猶稱後妃。有說賢化，雖受命後事，尚稱夫人。二國別稱，而文王不異文者，召南夫人為首，後妃變稱夫人，足知賢聖異化，於文王不假複異其辭，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，皆以常稱言之。聖王之馭世，符瑞必臻，故次麟趾、騶虞於末，欲見致嘉瑞也。時實不致，設以為法，故言耳。以詩人之作，各言其誌，麟趾、關雎、騶虞之與鵲巢，未必一人作也。麟趾言公子之信厚，騶虞歎國君之仁心，自取獸名，別為興喻，非歎瑞應，與前篇共相終始。但君子之道，作事可法，垂憲後昆，大師比之於末，序者申明其意，因言關雎之應，鵲巢之應耳。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，而使詩有龍鳳之文，亦將以之為應，非獨麒麟、白虎也。鄭答張逸云：「文王承先公之業，積脩其德，以致風化。述其美以為之法。能行其本，則致末應，既致其應，設以為法，是其不實致也。」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。而二風大意，皆自近及遠，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後妃身事，桃夭、兔置、采芣皆後妃化之所及，漢廣、汝墳變言文王之化，見其化之又遠也。召南鵲巢、采芣夫人身事，草蟲、采蘋朝廷之妻，甘棠、行露朝廷之臣，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，故先於召伯，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。羔羊以下，言召南之國，江、沔之間，亦言文王之政，是又化之差遠也。篇之大率，自以遠近為差。周南上八篇言後妃，漢廣、汝墳言文王。召南上二篇言夫人，羔羊、標有梅、江有汜、騶虞四篇言文王。所以論後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，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後妃，既於後妃事詳，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。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，自由作者有別，又采得多少不同。周南桃夭言「後妃之所致」，召南羔羊云「鵲巢之功所致」者，周南桃夭以上皆後妃身事，文與後妃接連，故言後妃所致；召南羔羊以前，非獨夫人身事，文與夫人不相連接，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。又

桃夭致後三篇有後妃之化，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，亦是周南後妃既詳，於召南夫人遂略。致者，行化於己，自己致人。草蟲以下，非複夫人身事，亦是夫人之致也。羔羊，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，為鵲巢之功所致，則漢廣文王之道被於南國，亦是關雎之功所致。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，太姒所讚。周南以桃夭至采芣三篇為後妃所致，漢廣以下，其事差遠，為文王之致。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，羔羊以下差遠，為文王之致。各舉其事，互相發明。此二南之詩，文王時作。文王即位，至受命之時，已四十餘年，諸侯從之蓋亦早矣。鄭答張逸云：「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，卒以受命。」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。當此之時，詩已作也。何則？化被於下則民述其誌，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。武王采得之時，二公已有爵土，命其行化，遂分係之，非由二公有土，此詩始作也。周、召二十五篇，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。武王伐紂，乃封太公為齊侯，令周、召為二伯。而何彼穠矣經云「齊侯之子」，太公已封於齊，甘棠經云「召伯」，召公為伯之後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。非徒作在武王之時，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。行露雖述召伯事，與甘棠異時。趙商謂其同時，疑而發問，故誌「趙商問：『甘棠、行露之詩，美召伯之功，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時，不審召公何得為伯？』」答曰：「甘棠之詩，召伯自明，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？」至行露篇，箋義云「衰亂之俗微，貞信之教興」，若當武王時，被召南之化久矣，衰亂之俗已銷，安得云微？云此文王時也。序義云「召伯聽訟」者，從後錄其意，是以云然」。而鄭此答，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，謂武王時也。此二篇武王時事，得入召南風者，以詩係於召，召為詩主，以其主美召伯，因即錄於召南。王姬以天子之女，降尊適卑，不失婦道，召南多陳人倫，事與相類。又王姬賢女，召南賢化，又作在武王之世，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，故錄之於召南也。

「三」孔正義曰：云言「或」者，道異說也。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，故因解之。二南之風言後妃樂得淑女，無嫉妒之心，夫人德如鳴鳩，可以承奉祭祀，能使夫婦有義，妻妾有序。女史歌之，風切後夫人，以節此義序，故用之耳。王風云「君子陽陽，左執簧，右招我由房」，謂路寢之房。以人君有房中之樂，則後夫人亦有房中之樂。以後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、召南，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、召南，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，「風之正經」也。天子歌周南，諸侯歌召南，用此「或」說為義也。後夫人用之亦當然也。王肅云：「自關雎至采芣，後妃房中之樂。」肅以此八篇皆述後妃身事，故為後妃之樂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，當用鵲巢、采芣。鄭無所說，義亦或然。

「三」孔正義曰：在召南之篇，亦是用之於樂，故言之。禮記射義有此。又彼注亦以為騶虞取其「一發五狝」，喻得賢者多；狸首取「小大莫處，禦於君所」；采蘋取其循潤以采蘋，喻循法度，以成君事；采芣取「夙夜在公」，各取其篇之義以為戒也。「為節」者，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。彼每篇一言為節，此引之省文也。

「四」孔正義曰：言此者，以射用四篇，而三篇皆在召南，則狸首亦當在。今無其篇，故辨之，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：「狸之言不來也。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，因以名篇。後世失之。」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，惡其被射之言，故棄之。為禮樂之記者，正謂記作射義者，以狸首樂歌之曲，故並樂言之。射義注云：「狸首，逸詩，下云『曾孫侯氏』是也。」其下文云：「故詩曰：『曾孫侯氏，四正具舉。大夫君子，凡以庶士。小人莫處，禦於君所。以燕以射，則燕則譽。』」謂此是狸首經文也。彼雖引詩，無「狸首」之字，鄭知是狸首者，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，其下又云：「君臣相與，盡誌於射，以習禮樂，則安則譽也。是以天子製之，而諸侯務焉。」言諸侯用為射節，知是狸首之辭。無「狸首」字者，略引其文，不盡其辭故也。

〔二五〕孔正義曰：周公封魯，召公封燕，史記皆有世家言之。周語引常棣為周文公之詩，是周公諡曰文也。

公劉序云「召康公戒成王」，是召公諡曰康也。宮云「建爾元子，乃命魯公」，是元子世之也。燕世家云「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，當厲王之時」，則是失其世次，不得召公元子名諡，傳國於後，是元子可知。

〔二六〕孔正義曰：僖九年「公會宰周公於葵丘」，文五年「召伯來會葬」，是春秋時周公、召公也。經傳皆言周公，謂為三公，不知何爵也。召稱伯，則伯爵，以左傳多云召公，故言公。其旦與奭次子名諡，書傳無文。平王以西都賜秦，則春秋時周公、召公別於東都受采，存本周、召之名也，非複岐周之地。晉書地道記云「河東郡垣縣有召亭，周則未聞，今為召州」是也。左方無君世者，此因詩係二公，故終言之，其君世，世家亡滅，且非此所須故也。

〔二七〕孔正義曰：以列國政衰，變風皆作，南國諸侯，其數多矣，不得全不作詩。今無其事，故問而釋之。巡守陳詩者，觀其國之風俗，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。亦既僭號稱王，不承天子威令，則不可黜陟，故不錄其詩。吳、楚僭號稱王，春秋多有其事。知徐亦僭者，檀弓云：「邾婁考公之喪，徐君使容居來弔，其辭云，昔我先君駒王」，是其僭稱王也。

〔二八〕孔正義曰：春秋文四年，楚人滅江。僖十二年滅黃。文五年，楚滅六並蓼。終為楚人所滅，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。既驅陷彼俗，亦不可黜陟，又且小國，政教狹陋，故夷其詩，輕蔑之，而不得列於國風也。邾、滕、紀、莒，春秋時小國，亦不錄之，非獨南方之小國也。其魏與檜、曹，當時猶大於邾、莒，故得錄之。春秋時，燕、蔡之屬，國大而無詩者，薛綜答韋昭云：「或時不作詩，或有而不足錄。」

米經校司

毛詩正義卷一 周南召南

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

毛詩國風鄭氏箋

關雎，后妃^三之德也，^三風之始也，所以風^四天下而正夫婦也，故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風，風也，教也。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，嗟^五歎^六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^五之也。情發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〔鄭〕發猶見^六也。聲謂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

〔三〕雎^陸七胥反，依字「且」邊「佳」，且音子餘反，旁或作「鳥」。詁^陸舊本多作「故」，今或作「詁」，音古，又音故。傳^陸音直戀反。案：詁，故皆是古義，所以兩行。然前儒多作「詁解」，而章句有「故言」，郭景純注爾雅則作「釋詁」，樊孫等爾雅本皆爲

「釋故」。今宜隨本，不煩改字。〔三〕妃^陸芳非反。爾雅云：「妃，姬也，對也。」左傳云：「嘉耦曰妃。」禮記云：「天子之妃曰后。」

〔三〕之德也^陸舊說云：「起此至「用之邦國焉」，名關雎序，謂之小序。自「風，風也」訖末，名爲大序。」沈重云：「案鄭詩譜意，

大序是子夏作，小序是子夏、毛公合作。卜商意有不盡，毛更足成之。」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。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，總論詩之綱領，無大小之異。解見詩義序。並是鄭注，所以無「箋」云者，以無所疑亂故也。〔四〕所以風^陸如字。徐福鳳反，今

不用。〔五〕嗟^陸迹斜反，咨嗟也。〔三〕歎^陸本亦作嘆，湯贊反，歎息也。〔三〕蹈^陸徒到反，動足履地也。〔六〕見^陸賢遍反。

〔五〕徵^陸陟里反。

也。聲成文者，宮、商上^{〔一〇〕}下相應。^{〔一一〕}治^{〔一二〕}世之音，^{〔一三〕}安以樂，^{〔一四〕}其政和。亂世之音，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國之音，哀以思，^{〔一五〕}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^{〔一六〕}於詩。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^{〔一七〕}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。故詩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^{〔一八〕}四曰興，^{〔一九〕}五曰雅，六曰頌。^{〔二〇〕}

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^{〔二一〕}刺^{〔二二〕}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^{〔二三〕}

〔鄭〕風化、風刺，皆謂譬喻，不斥言也。主文，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。譎^{〔二四〕}諫，詠歌依違，不直諫。〕至於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、變雅作矣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，傷人倫之廢，哀刑政之苛，^{〔二五〕}吟^{〔二六〕}詠情性，以風其^{〔二七〕}上，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。故變風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發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禮義，先王之澤也。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大小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，告於神明者也。是謂四始，詩之至也。

〔一〇〕上 陸 時掌反。〔一一〕應 陸 應對之應，下注同。〔一二〕治 陸 直吏反。〔一三〕之 音 陸 絕句。〔一四〕樂 陸 音洛，絕句。〔一五〕思 息吏反。〔一六〕「近」，如字，沈音附近之近。〔一七〕厚 陸 音後，本或作「序」，非。〔一八〕比 陸 必履反。〔一九〕興 陸 虛應反，沈許 甄反。〔二〇〕頌 音訟。〔二一〕下以風 陸 福鳳反，注「風刺」同。〔二二〕刺 陸 七賜反，本文又作刺。〔二三〕故曰風 陸 福鳳反，又如字。〔二四〕譎 陸 古穴反，詐也。〔二五〕苛 陸 本亦作「荷」，音何，苛虐也。〔二六〕吟 陸 疑今反，動聲曰吟。〔二七〕風 其 陸 福鳳反。

然則關雎、麟^{三六}趾^{三五}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鵲巢、

騶^{三〇}虞之德，諸侯之風也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繫之召^{三一}公。〔鄭〕自，從也。從北而南，謂其

化從岐^{三三}。周被江漢之域也。先王，斥大王、^{三三}王季。〕周南、召南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，是

以關雎樂得淑^{三四}。女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。哀^{三五}窈窕^{三六}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

焉，是關雎之義也。〔鄭〕「哀」蓋字之誤也，當爲「衷」。「衷」謂中心恕^{三六}之，無傷善之心，

謂好逮也。〕

〔三二〕召^陸本亦作邵，同，音上照反。後「召南」、「召公」皆同。〔三三〕岐^陸音其宜反，山名，或音祗。被音皮寄反。〔三六〕大王

陸音泰。〔三四〕淑^陸常六反，善也。〔三五〕哀^陸前儒並如字。論語云「哀而不傷」是也。鄭氏改作「衷」，竹隆反。〔三六〕窈

陸烏了反。〔三七〕窈^陸徒了反。毛云：「窈窕，幽閑也。」王肅云：「善心曰窈，善容曰窕。」〔三八〕恕音庶，本又作「念」。

¹周南陸陸德明音義曰：周南，周者，代名，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，岐山之陽，於漢屬扶風美陽縣；南者，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，故序云「化自北而南也」。漢廣序又云「文王之道，被於南國」是也。

¹關雎孔正義曰：關雎者，詩篇之名，既以關雎為首，遂以關雎為一卷之目。金縢云：「公乃為詩以貽王，名之曰鵲鵲。」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，既言為詩，乃云名之，則先作詩，後為名也。名篇之例，義無定準，多不過五，少才取一。或偏舉兩字，或全取一句。偏舉則或上或下，全取則或盡或餘。亦有舍其篇首，撮章中之一言；或復都遺見文，假外理以定稱。黃鳥顯綿蠻之貌，草蟲棄嘒々之聲，瓜瓞「取綿綿之形，瓞葉舍番番之狀」，天天與桃名而俱舉，「蚩蚩」從氓狀而見遺，召旻、韓奕則采合上下，騶虞、權輿則並舉篇末。其中踏駁不可勝論。豈古人之無常，何立名之異與？以作非一人，故名無定目。「詒訓傳」者，注解之別名。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，而篇有釋詁、釋訓，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。傳者，傳通其義也。爾雅所釋十有九篇，獨云詁、訓者，詁者古也，古今異言，通之使人知也；訓者道也，道物之貌，以告人也。釋言則釋詁之別，故爾雅序篇云：「釋詁、釋言，通古今之字，古與今異言也。釋訓言形貌也。然則「詒訓」者，通古今之異辭，辨物之形貌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。釋親已下，皆指體而釋其別，亦是詁訓之義，故唯言詒訓，足總眾篇之目。今定本作「故」，以詩云「古訓是式」，毛傳云「古，故也」，則「故訓」者，故昔典訓。依故昔典訓而為傳，義或當然。毛傳不訓序者，以分置篇首，義理易明，性好簡略，故不為傳。鄭以序下無傳，不須辨嫌，故注序不言箋。說文云：「第，次也。字從竹、弟。」稱「第一」者，言其次第當一，所以分別先後也。

¹毛詩陸「詩」是此書之名，「毛」者，傳詩人姓，既有齊、魯、韓三家，故題姓以別之，或云小毛公。加「毛詩」二字，又云河間獻王所加，故大題在下。案：馬融、盧植、鄭玄注三禮，並大題在下，班固漢書、陳壽

三國志題亦然。

¹國風陸國者總謂十五國，風者諸侯之詩。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，謂之「正風」。

¹毛詩國風孔正義曰：「詩國風，舊題也。」毛「字，漢世加之。」六藝論云：「河間獻王好學，其博士毛公善說詩，獻王號之曰毛詩。」是獻王始加「毛」也。漢書儒林傳云：「毛公，趙人也，為河間獻王博士。」不言其名。範煜後漢書云：「趙人毛長傳詩，是為毛詩。」然則趙人毛公名為長也。譜云：「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，河間獻王得而獻之，以小毛公為博士。」然則大毛公為其傳，由小毛公而題毛也。「詩」者，一部之大名。「國風」者，十五國之總稱。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，按鄭注三禮、周易、中候、尚書皆大名在下，孔安國、馬季長、盧植、王肅之徒，其所注者莫不盡然。然則本題自然，非注者移之，定本亦然，當以皆在第下，足得總攝故也。班固之作漢書，陳壽之撰國志，亦大名在下，蓋取法於經典也。言國風者，國是風化之界，詩以當國為別，故謂之國風。其雅則天子之事，政教刑於四海，不須言國也。周、召，風之正經，固當為首。自衛以下，十有餘國，編此先後，舊無明說，去聖久遠，難得而知。欲言先後為次，則齊哀先於衛頃，鄭武后於檜國，而衛在齊先，檜處鄭後，是不由作之先後。欲以國地為序，則鄭小於齊，魏狹於晉，而齊後於鄭，魏先於唐，是不由國之大小也。欲以采得為次，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，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，何當後作先采，先作後采乎？是不由采得先後也。二三擬議，悉皆不可，則諸國所次，別有意焉。蓋跡其先封善否，參其詩之美惡，驗其時政得失，詳其國之大小，斟酌所宜，以為其次。邶、鄘、衛者，商紂畿內千里之地，柏舟之作，夷王之時，有康叔之餘烈，武公之盛德，資母弟之戚，成入相之勳，文公則滅而復興，徙而能富，土地既廣，詩又早作，故以為「變風」之首。既以衛國為首，邶、鄘則衛之所滅，風俗雖異，美刺則

同，依其作之先後，故以邶、鄘先衛也。周則平王東遷，政遂微弱，化之所被，才及郊畿，詩作後於衛頃，國地狹於千里，徒以天命未改，王爵仍存，不可過於後諸侯，故使次之於衛也。鄭以史伯之謀，列為大國，桓為司徒，甚得周眾，武公夾輔平王，克成大業，有厲、宣之親，有緇衣之美，其地雖狹，既親且勳，故使之次王也。齊則異姓諸侯，世有衰德，哀公有荒淫之風，襄公有鳥獸之行，辭有怨刺，篇無美者，又以大師之後，國土仍大，故使之次鄭也。魏國雖小，儉而能勤，踵虞舜之舊風，有夏禹之遺化，故季劄觀樂，美其詩音，云「大而婉，儉而易，行以德輔，此則明主也」，故次於齊。唐者，叔虞之後，雖為大國，昭公則五世交爭，獻後則喪亂弘多，故次於魏下。秦以秦仲始大，襄公始命，穆公遂霸西戎，卒為強國，故使之次唐也。陳以三恪之尊，食侯爵之地，但以民多淫昏，國無令主，故使之次秦也。檜則其君淫恣，曹則小人多寵，國小而君奢，民勞而政僻，季劄之所不議，國風次之於末，宜哉。邠者，周公之事，欲尊周公，使專一國，故次於眾國之後，小雅之前，欲兼其上下之美，非諸國之例也。鄭譜，王在邠後者，退就雅、頌，並言王世故耳。諸國之次，當是大師所弟。孔子刪定，或亦改張。襄二十九年左傳，魯為季劄遍歌周樂，齊之下即歌邠、歌秦，然後歌魏。杜預云：「於詩，邠第十五，秦第十一，後仲尼刪定，故不同。」杜以為今所弟皆孔子之制，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。鄭意或亦然也。鄉飲酒云：「無筭樂。」注云：「燕樂亦無筭數，或間或合，盡歡而止。」春秋襄二十九年，吳公子劄來聘，請觀於周樂，此國君之無筭也。」以其遍歌，謂之無數，不以不次為無筭也。¹箋陸本亦作「賤」，同，薦年反。字林云：「箋，長也。識也。」案：鄭六藝論文，注詩宗毛為主，其義若隱略，則更表明，如有不同，即下己意，使可識別也。然此題非毛公、馬、鄭、王肅等題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，承用既久，莫敢為異。又案：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，而續之釋題已如此，又恐非雷之題也。疑未

敢明之。

¹**鄭氏箋** **孔**正義曰：鄭氏名玄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，當後漢桓、靈之時注此書也。不言名而言氏者，漢承滅學之後，典籍出於人間，各專門命氏，以顯其家之學，故諸為訓者皆云氏，不言名。由此而言，毛氏為傳，亦應自載「毛」字，但不必冠「詩」上耳。不然，獻王得之，何知毛為之也？明其自言毛矣。鄭於諸經皆謂之「注」，此言「箋」者，呂忱字林云：「箋者，表也，識也。」鄭以毛學審備，遵暢厥旨，所以表明毛意，記識其事，故特稱為「箋」。餘經無所遵奉，故謂之「注」。注者，著也，言為之解說，使其義著明也。漢初，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，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。**藝文志**云：「毛詩經二十九卷，初，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，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。」**毛詩故訓傳**三十卷。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。及馬融為周禮之注，乃云：「欲省學者兩讀，故具載本文。」然則後漢以來，始就經為注，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。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。其毛詩經二十九卷，不知並何卷也。自「周南」至「鄭氏箋」凡一十六字，所題非一時也。「周南關雎」至「第一詩國風」，元是大師所題也。「詁訓傳」，毛自題之。「毛」一字，獻王加之。「鄭氏箋」，鄭自題之。

²**關雎** **陸**舊解云：「三百一十一篇詩，並是作者自為名。」

²**關雎后妃之德也** **孔**正義曰：諸序皆一篇之義，但詩理深廣，此為篇端，故以詩之大綱並舉於此。今分為十五節，當節自解次第，於此不復煩文。作**關雎**詩者，言后妃之德也。**曲禮**曰：「天子之妃曰后。」注云：「后之言後也。」執理內事，在夫之後也。**釋詁**云：「妃，嬀也。」言嬀匹於夫也。天子之妻唯稱后耳。妃則上下通名，故以妃配后而言之。德者，得也，自得於身，人行之總名。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，貞專化下，寤寐求賢，供奉職事，是后妃之德也。二南之風，實文王之化，而美后妃之德者，以夫婦之性，人倫之重，故夫婦正則父子親，父子親則君臣敬，是以詩者歌其性情。陰陽為重，所以詩之為體，多序男女之事。不言美后

妃者，此詩之作，直是感其德澤，歌其性行，欲以發揚聖化，示語未知，非是褒賞后妃能爲此行也。正經例不言美，皆此意也。其變詩，則政教已失，爲惡者多，苟能爲善，則賞其善事。征伐獫狁，始見憂國之心；瞻仰昊天，方知求雨之切，意與正經有異，故序每篇言美也。

² 風之始 **陸** 此風謂十五國風，風是諸侯政教也。下云「所以風天下」，論語云「君子之德風」，並是此義。

^{2 1 3} 風之至國焉 **孔** 正義曰：序以后妃樂得淑女，不淫其色，家人之細事耳，而編於詩首，用爲歌樂，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，言后妃之有美德，文王風化之始也。言文王行化，始於其妻，故用此爲風教之始，所以風化天下之民，而使之皆正夫婦焉。周公制禮作樂，用之鄉人焉，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；又用之邦國焉，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。欲使天子至於庶民，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。故鄭譜云「天子諸侯燕其羣臣，皆歌鹿鳴，合鄉樂」是也。定本「所以風天下」，俗本「風」下有「化」字，誤也。儀禮鄉飲酒禮者，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，其經云「乃合樂周南關雎」，是用之鄉人也。燕禮者，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，其經云「遂歌鄉樂周南關雎」，是用之邦國也。施化之法，自上而下，當天子教諸侯，教大夫，大夫教其民。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，既言化及於民，遂從民而廣之，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。老子云：「脩之家，其德乃餘。脩之邦，其德乃豐。脩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」亦自狹至廣，與此同意也。

³ 風，風也 **陸** 並如字。徐上如字，下福鳳反。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「諷」字。劉氏云：「動物曰風，託音曰諷。」崔云：「用風感物則謂之諷。」沈云：「上風是國風，即詩之六義也。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。君上風教，能鼓動萬物，如風之偃草也。」今從沈說。「風以動之」，如字。沈福鳳反，云：「謂自下刺上，感動之名，變風也。」今不用。

³ 風風至化之 **孔** 正義曰：上言風之始，謂教天下之始也。序又解名教爲風之意，風訓諷也，教也。諷謂微

加曉告，教謂殷勤誨示。諷之與教，始末之異名耳。言王者施化，先依違諷諭以動之，民漸開悟，乃後明教命以化之。風之所吹，無物不扇；化之所被，無往不沾，故取名焉。

³詩者至爲詩 **孔** 正義曰：上言用詩以教，此又解作詩所由。詩者，人志意之所之適也；雖有所適，猶未發口，蘊藏在心，謂之爲志；發見於言，乃名爲詩。言作詩者，所以舒心志憤懣，而卒成於歌詠，故虞書謂之「詩言志」也。包管萬慮，其名曰心；感物而動，乃呼爲志。志之所適，外物感焉，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，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。藝文志云「哀樂之情感，歌詠之聲發」，此之謂也。正經與變，同名曰詩，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。

⁴⁵情動至蹈之 **孔** 正義曰：上云「發言爲詩」，辨詩、志之異，而直言者非詩，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。情謂哀樂之情，中謂中心，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，出口而形見於言。初言之時，直平言之耳。既言之而意不足，嫌其言未申志，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。嗟歎之猶嫌不足，故長引聲而歌之。長歌之猶嫌不足，忽然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。言身爲心使，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、動足而蹈地，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，故爲詩必長歌也。聖王以人情之如是，故用詩於樂，使人歌詠其聲，象其吟詠之辭也；舞動其容，象其舞蹈之形也。具象哀樂之形，然後得盡其心術焉。「情動於中」，還是「在心爲志」，而「形於言」，還是「發言爲詩」，上辨詩從志出，此言爲詩必歌，故重其文也。定本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」，俗本「言之」下有「者」字，誤也。定本「永歌之不足」下無「故」字，有「故」字者，亦誤也。樂記云：「歌之爲言也，長言之也。說之，故言之；言之不足，故長言之；長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；嗟歎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。」其文與此經畧同。「說之，故言之」，謂說前事，言出於口，與此情動形言一也。虞書曰：「歌永言。」注云：「歌所以長言詩之意。」是永歌、長言爲一事也。樂記注云：「嗟歎，和續之也。」謂發言之後，咨嗟歎息爲聲，以

和其言而繼續之也。樂記先言長言之，乃云嗟歎之；此先云嗟歎之，乃云永歌之。直言既已嗟歎，長歌又復嗟歎，彼此各言其一，故不同也。藝文志云：「誦其言謂之詩，詠其聲謂之歌。」然則在心爲志，出口爲言，誦言爲詩，詠聲爲歌，播於八音謂之爲樂，皆始末之異名耳。

⁵情發於至之音 **孔**正義曰：情發於聲，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，於時雖言哀樂之事，未有宮、商之調，唯是聲耳。至於作詩之時，則次序清濁，節奏高下，使五聲爲曲，似五色成文，一人之身則能如此。據其成文之響，即是爲音。此音被諸弦管，乃名爲樂，雖在人在器，皆得爲音。下云治世之音謂樂音，則此「聲成文謂之音」亦謂樂之音也。原夫作樂之始，樂寫人音，人音有大小高下之殊，樂器有宮、徵、商、羽之異，依人音而制樂，託樂器以寫人，是樂本效人，非人效樂。但樂曲既定，規矩先成，後人作詩，謨摩舊法，此聲成文謂之音。若據樂初之時，則人能成文，始入於樂。若據制樂之後，則人之作詩，先須成樂之文，乃成爲音。聲能寫情，情皆可見。聽音而知治亂，觀樂而曉盛衰，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。設有言而非志，謂之矯情，情見於聲，矯亦可識。若夫取彼素絲，織爲綺縠，或色美而材薄，或文惡而質良，唯善賈者別之。取彼歌謠，播爲音樂，或辭是而意非，或言邪而志正，唯達樂者曉之。樂記曰：「其哀心感者，其聲噍以殺；其樂心感者，其聲發以散。」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。季札見歌唐曰：「思深哉，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！」是樂之聲音得其情也。若徒取辭賦，不達音聲，則身爲桀、紂之行，口出堯、舜之辭，不可得而知也。是以楚茨、大田之徒並陳成王之善，行露、汝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。以汝墳爲王者之風，楚茨爲刺過之雅，大師曉其作意，知其本情故也。

⁵¹⁶箋發猶至相應 **孔**正義曰：春官大師職云：「文之以五聲：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」是聲必有五，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。五聲之配五方也，於月令角東、商西、徵南、羽北、宮在中央。立名還以其方爲義，漢書律曆志云：

「商之爲言章也，物成熟可章度也。角，觸也。物觸地而出，戴芒角也。宮，中也。居中央，暢四方，唱始施生，爲四聲之綱也。徵，祉也，物盛大而蕃祉也。羽，宇也，物聚藏宇覆之也。」又云：「宮爲君。」君是陽，陽數極於九，故宮數八十一。三分去一以生徵，徵數五十四。三分益一以生商，商數七十二。三分去一以生羽，羽數四十八。三分益一以生角，角數六十四。樂記云：「聲相應，故生變。變成方，謂之音。」注云：「方猶文章也。」樂之器，彈其宮則眾宮應，然不足樂，是以變之使雜也。引昭二十年左傳曰：「若以水濟水，誰能食之？若琴瑟之專壹，誰能聽之？」是解聲必須雜之意也。此言「聲成文謂之音」，則聲與音別。樂記注：「雜比曰音，單出曰聲。」記又云：「審聲以知音，審音以知樂。」則聲、音、樂三者不同矣。以聲變乃成音，音和乃成樂，故別爲三名。對文則別，散則可以通。季札見歌秦曰：「此之謂夏聲。」公羊傳云：「十一而稅，頌聲作。」聲即音也。下云「治世之音」，音即樂也。是聲與音、樂名得相通也。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：「君之所問者樂也。所好者音也。夫樂者，與音相近而不同。」又以音、樂爲異者。以文侯並問古樂、新樂，二者同呼爲樂，謂其樂、音同也。子夏以古樂順於民而當於神，與天下同樂，故定爲樂。名新樂，淫於色而害於德，直申說其音而已，故變言溺音，以曉文侯耳。音、樂非爲異也。樂記云「淫樂慝禮」，子夏亦云「古樂之發」，「新樂之發」，是鄭、衛之音亦爲樂也。

6 其政和 陸 一讀「安」字上屬，「以樂其政和」爲一句。下放此。

6 17 治世至民困 孔 正義曰：序既云「情見於聲」，又言「聲隨世變」。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權樂者，由其政教和睦故也。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悲怒者，由其政教乖戾故也。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，由其民之困苦故也。樂記云：「其哀心感者，其聲噍以殺；其樂心感者，其聲嘽以緩。」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，此安以樂，怨以怒亦與彼同。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，民安其化，所以喜樂，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。

良相云：「百室盈止，婦子寧止。」安之極也。湛露云：「厭厭夜飲，不醉無歸。」樂之至也。天保云：「民之質矣，日用飲食。」是其政和也。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，民怨其政教，所以忿怒，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。蓼莪云：「民莫不穀，我獨何害！」怨之至也。巷伯云：「取彼譖人，投畀豺虎。」怒之甚也。十月云：「徹我牆屋，田卒汙萊。」是其政乖也。國將滅亡，民遭困厄，哀傷己身，思慕明世，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。召之華云：「知我如此，不如無生。」哀之甚也。大東云：「眷言顧之，潸焉出涕。」思之篤也。正月云：「民今之無祿，天夭是桷。」是其民困也。詩述民志，樂歌民詩，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。治世謂天下和平，亂世謂兵革不息，亡國謂國之將亡也。亂世謂世亂而國存，故以世言之。亡國則國亡而世絕，故不言世也。亂世言政，亡國不言政者，民困必政暴，舉其民困爲甚辭，故不言政也。亡國者，國實未亡，觀其歌詠，知其必亡，故謂之亡國耳，非已亡也。若其已亡，則無復作詩，不得有亡國之音。此云亂世、亡國者，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，知其亡亂，故謂之亂世之音、亡國之音。樂記所云「鄭、衛之音，亂世之音；桑間、濮上之音，亡國之音」，與此異也。淫恣之人，肆於民上，滿志縱欲，甘酒嗜音，作爲新聲，以自娛樂，其音皆樂而爲之，無哀怨也。樂記云：「樂者，樂也，君子樂得其道，小人樂得其欲。」彼樂得其欲，所以謂之淫樂。爲此樂者，必亂必亡，故亦謂之亂世之音、亡國之音耳，與此不得同也。若然，此二者言哀樂出於民情，樂音從民而變，乃是人能變樂，非樂能變人。案樂記稱「人心感於物而後動，先王慎所以感之者，故作樂以和其聲。樂之感人深，其移風易俗」。又云：「志微、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，廉直、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，寬裕、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，流僻、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。」如彼文，又是樂能變人。樂由王者所制，民逐樂音而變。此言民能變樂，彼言樂能變人者，但兆民既眾，賢愚不等，以賢哲歌謠采詩定樂；以賢者所樂，教愚者爲樂；取智者之心，變不智者之心，制禮之事亦猶是也。禮者，稱人

之情而爲之節文，賢者俯而就之，不肖者企而及之，是下民之所行，非聖人之所行也。聖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，舉得中以裁不中。禮記問喪稱：「禮者，非從天降，非從地出，人情而已矣。」是禮之本意出於民也。樂記又曰：「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樂者，樂其所自生。」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。樂記又曰：「夫物之感人無窮，而人之好惡無節，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。於是悖逆詐僞之心，有淫佚作亂之事。故先王制禮作樂爲之節。」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。禮樂本出於民，還以教民，與夫雲出於山，復雨其山；火生於木，反焚其木，復何異哉！

⁷ 7 正得失 陸 周云：「正齊人之得失也。」本又作「政」，謂政教也，兩通。

⁷ 故正至於詩 孔 正義曰：上言播詩於音，音從政變，政之善惡皆在於詩，故又言詩之功德也。由詩爲樂章之故，正人得失之行，變動天地之靈，感致鬼神之意，無有近於詩者。言詩最近之，餘事莫之先也。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：「撥亂世，反諸正，莫近諸春秋。」何休云：「莫近，猶莫過之也。」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，詩者志之所歌，歌者人之精誠，精誠之至，以類相感。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爲勸戒，令人行善不行惡，使失者皆得是詩，能正得失也。普正人之得失，非獨正人君也。下云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」，是上下俱正人也。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，聽嘉樂之正音，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，則可使天地效靈，鬼神降福也。故樂記云：「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，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。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，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。」又曰：「歌者直己而陳德也，動己而天地應焉，四時和焉，星辰理焉，萬物育焉。」此說聲能感物，能致順氣、逆氣者也。天地云動，鬼神云感，互言耳。周禮之例，天曰神，地曰祇，人曰鬼。鬼神與天地相對，唯謂人之鬼神耳。從人正而後能感動，故先言「正得失」也。此「正得失」與「雅者正也」、「正始之道」，本或作「政」，皆誤耳。今定本皆作「正」字。

⁷ 8 先王至俗 孔 正義曰：上言詩有功德，此言用詩之事。「經夫婦」者，經，常也。夫婦之道有常，男正位乎外，

女正位乎內，德音莫違，是夫婦之常。室家離散，夫妻反目，是不常也。教民使常，此夫婦猶商書云「常厥德」也。「成孝敬」者，孝以事親，可移於君；敬以事長，可移於貴。若得罪於君親，失意於長貴，則是孝敬不成。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。「厚人倫」者，倫，理也。君臣父子之義，朋友之交，男女之別，皆是人之常理。父子不親，君臣不敬，朋友道絕，男女多違，是人理薄也。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。「美教化」者，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。若設言而民未盡從，是教化未美。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。「移風俗」者，地理志云：「民有剛柔緩急，音聲不同，係水土之風氣，故謂之風。好惡、取舍、動靜，隨君上之情欲，故謂之俗。」則風爲本，俗爲末，皆謂民情好惡也。緩急繫水土之氣，急則失於躁，緩則失於慢。王者爲政，當移之，使緩急調和，剛柔得中也。隨君上之情，則君有善惡，民並從之。有風俗傷敗者，王者爲政，當易之使善。故地理志又云：「孔子曰：『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。』言聖王在上，統理人倫，必移其本而易其末，然後王教成。」是其事也。此皆用詩爲之，故云「先王以是」，以，用也，言先王用詩之道爲此五事也。案王制云：「廣谷大川異制，民生其間者異俗。脩其教，不易其俗。」此云「易俗」，彼言「不易」者，彼謂五方之民，戎夷殊俗，言語不通，器械異制，王者就而撫之，不復易其器械，同其言音，故言「不易其俗」，與此異也。此序言詩能易俗，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，詩是樂之心，樂爲詩之聲，故詩、樂同其功也。然則詩、樂相將，無詩則無樂。周存六代之樂，豈有黃帝之詩？有樂而無詩，何能移風易俗？斯不然矣。原夫樂之初也，始於人心，出於口歌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，然後謂之爲音，謂之爲樂。樂雖逐詩爲曲，仿詩爲音，曲有清濁次第之序，音有宮商相應之節，其法既成，其音可久，是以昔日之詩雖絕，昔日之樂常存。樂本由詩而生，所以樂能移俗。歌其聲謂之樂，誦其言謂之詩，聲言不同，故異時別教。王制稱「春教樂，夏教詩」。經解稱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；廣博易良，樂教也」。由其事異，故異教也，此之謂詩樂。據五帝以還，詩樂相將，故有詩則有樂。若上皇之世，人性醇厚，徒有嬉戲之樂，未有歌詠之詩。

故詩至六曰頌。孔正義曰：上言詩功既大，明非一義能周，故又言「詩有六義」。大師上文未有「詩」字，不得徑云「六義」，故言「六詩」。各自爲文，其實一也。彼注云：「風，言賢聖治道之遺化。賦之言鋪，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。比，見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類以言之。興，見今之美，嫌於媚諛，取善事以喻勸之。雅，正也，言今之正者，以爲後世法。頌之言誦也，容也，誦今之德，廣以美之。」是解六義之名也。彼雖各解其名，以詩有正、變，故互見其意。「風」云賢聖之遺化，謂變風也。「雅」云「言今之正，以爲後世法」，謂正雅也。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，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。「頌」訓爲「容」，止云「誦今之德，廣以美之」，不解容之義，謂天子美有形容，下云「美盛德之形容」，是其事也。「賦」云「鋪陳今之政教善惡」，其言通正、變，兼美、刺也。「比」云「見今之失，取比類以言之」，謂刺詩之比也。「興」云「見今之美，取善事以勸之」，謂美詩之興也。其實美、刺俱有比、興者也。鄭必以「風」言賢聖之遺化，舉變風者，以唐有堯之遺風，故於「風」言賢聖之遺化。「賦」者，直陳其事，無所避諱，故得失俱言。「比」者，比託於物，不敢正言，似有所畏懼，故云「見今之失，取比類以言之」。「興」者，興起志意讚揚之辭，故云「見今之美以喻勸之」。「雅」既以齊正爲名，故云「以爲後世法」。鄭之所注，其意如此。詩皆用之於樂，言之者無罪。賦則直陳其事。於比、興云「不敢斥言」，嫌於媚諛者，據其辭不指斥，若有嫌懼之意。其實作文之體，理自當然，非有所嫌懼也。六義次第如此者，以詩之四始，以風爲先，故曰「風」。風之所用，以賦、比、興爲之辭，故於風之下即次賦、比、興，然後次以雅、頌。雅、頌亦以賦、比、興爲之，既見賦、比、興於風之下，明雅、頌亦同之。鄭以賦之言鋪也，鋪陳善惡，則詩文直陳其事，不譬喻者，皆賦辭也。鄭司農云：「比者，比方於物。諸言如者，皆比辭也。」司農又云：「興者，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。取譬引類，起發已心，詩文詩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，皆興辭也。」賦、比、興如此次者，言事之道，直陳爲正，故詩經多賦在比、興之先。比之與興，雖同是附託外物，比顯而興隱。當先顯後隱，故比居興先也。毛傳特言興也，爲其理隱故也。風、雅、頌者，

皆是施政之名也。上云「風，風也，教也。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」，是風爲政名也。下云「雅者，正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」，是雅爲政名也。周頌譜云：「頌之言容，天子之德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此之謂容」，是頌爲政名也。人君以政化下，臣下感政作詩，故還取政教之名，以爲作詩之目。風、雅、頌同爲政稱，而事有積漸，教化之道，必先諷動之，物情既悟，然後教化，使之齊正。言其風動之初，則名之曰風。指其齊正之後，則名之曰雅。風俗既齊，然後德能容物，故功成乃謂之頌。先風，後雅，頌，爲此次故也。一國之事爲風，天下之事爲雅者，以諸侯列土樹疆，風俗各異，故唐有堯之遺風，魏有儉約之化，由隨風設教，故名之爲風。天子則威加四海，齊正萬方，政教所施，皆能齊正，故名之爲雅。風、雅之詩，緣政而作，政既不同，詩亦異體，故七月之篇備有風、雅、頌。駟頌序云：「史克作是頌。」明作者本意，自定爲風體，非采得之後始定體也。詩體既異，其聲亦殊。公羊傳曰：「十一而稅，頌聲作。」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。譜云：「師摯之始，闕雎之亂，早失風聲矣。」樂記云：「人不能無亂，先王恥其亂，故制雅、頌之聲以道之。」是其各自別聲也。詩各有體，體各有聲，大師聽聲得情，知其本意。周南爲王者之風，召南爲諸侯之風，是聽聲而知之也。然則風、雅、頌者，詩篇之異體；賦、比、興者，詩文之異辭耳，大小不同，而得並爲六義者，賦、比、興是詩之所用，風、雅、頌是詩之成形，用彼三事，成此三事，是故同稱爲義，非別有篇章也。鄭志：「張逸問：『何詩近於比、賦、興？』」答曰：「比、賦、興，吳札觀詩已不歌也。孔子錄詩，已合風、雅、頌中，難復摘別。篇中義多興。」逸見風、雅、頌有分段，以爲比、賦、興亦有分段，謂有全篇爲比，全篇爲興，欲鄭指摘言之。鄭以比、賦、興者直是文辭之異，非篇章之別，故遠言從來不別之意。言「吳札觀詩已不歌」，明其先無別體，不可歌也。「孔子錄詩，已合風、雅、頌中」，明其先無別體，不可分也。元來合而不分，今日「難復摘別」也。言「篇中義多興」者，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。以興在篇中，明比、賦亦

在篇中，故以興顯比、賦也。若然，比、賦、興元來不分，則唯有風、雅、頌三詩而已。藝論云「至周分爲六詩」者，據周禮「六詩」之文而言之耳，非謂篇卷也。或以爲鄭云孔子已合於風、雅、頌中，則孔子以前，未合之時，比、賦、興別爲篇卷。若然，則離其章句，析其文辭，樂不可歌，文不可誦。且風、雅、頌以比、賦、興爲體，若比、賦、興別爲篇卷，則無風、雅、頌矣。是比、賦、興之義，有詩則有之。唐、虞之世，治致昇平，周於太平之世，無諸侯之風，則唐、虞之世必無風也。雅雖王者之政，乃是太平前事，以堯、舜之聖，黎民時雍，亦似無雅，於六義之中，唯應有頌耳。夏在制禮之後，不復面稱目諫，或當有雅。夏氏之衰，昆吾作霸，諸侯彊盛，或當有風。但篇章泯滅，無以言之。藝論云「唐、虞始造其初，至周分爲六詩」，據周禮成文而言之，詩之六義，非起於周也。

¹⁰疏上以至曰風。孔正義曰：臣下作詩，所以諫君，君又用之教化，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義之意。在上，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；在下，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。其作詩也，本心主意，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，播之於樂，而依違譎諫，不直言君之過失，故言之者無罪。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，聞之者足以自戒。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，感而不切，微動若風，言出而過改，猶風行而草偃，故曰「風」。上言「風，風也，教也」，向下以申風義。此云「故曰風」，向上而結彼文，使首尾相應，解盡風義。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，則六義皆名爲風，以風是政教之初，六義風居其首，故六義總名爲風，六義隨事生稱耳。若此辭總上六義，則有正、變，而云「主文譎諫」，唯說刺詩者，以詩之作皆爲正邪防失，雖論功誦德，莫不匡正人君，故主說作詩之意耳。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，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。此先云「上以風化下」者，以其教從君來，上下俱用，故先尊後卑。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，求救於晉。晉人不許。穆叔見中行獻子，賦圻父。獻子曰：「偃知罪矣。」穆叔賦，而晉人不得怨之，是言之者無罪也。獻子服罪，是聞之者足以戒也。俗本「戒」上有「自」字者，誤。定本直云「足以戒」也。

11 12 箋風化至直諫 孔正義曰：風者，若風之動物，故謂之「譬喻，不斥言也」。人君教民，自得指斥，但用詩教民，播之於樂，故亦不斥言也。上言「聲成文」，此言「主文」，知作詩者主意，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。如上所說，先爲詩歌，樂逐詩爲曲，則是宮商之辭，學詩文而爲之。此言作詩之文，主應於宮商者，初作樂者，準詩而爲聲，聲既成形，須依聲而作詩，故後之作詩者，皆主應於樂文也。謠者，權詐之名，託之樂歌，依違而諫，亦權詐之義，故謂之謠諫。

12 疏至於至雅作矣 孔正義曰：詩之風、雅，有正有變，故又言變之意。至於王道衰，禮義廢而不行，政教施之失所，遂使諸侯國異政，下民家家殊俗。詩人見善則美，見惡則刺之，而變風、變雅作矣。「至於」者，從盛而至於衰，相承首尾之言也。禮義言廢者，典法仍存，但廢而不行耳。政教言失者，非無政教，但施之失理耳。由施之失理，故使國異政，家家殊俗，皆是道衰之事，故云道衰以冠之。禮義者，政教之本，故先禮義而後政教。定本「禮義廢」，俗本有作「儀」字者，非也。此「家」謂天下民家。孝經云「非家至而日見之也」，亦謂天下民家，非大夫稱家也。民隨君上之欲，故稱俗。若大夫之家，不得謂之俗也。變風、變雅，必王道衰乃作者，夫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；治平累世，則美刺不興。何則？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爲善，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爲惡。太平則無所更美，道絕則無所復譏，人情之常理也，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，風、雅正經是也；始得太平則民頌之，周頌諸篇是也。若其王綱絕紐，禮義消亡，民皆逃死，政盡紛亂。易稱天地閉，賢人隱。於此時也，雖有智者，無復譏刺。成王太平之後，其美不異於前，故頌聲止也。陳靈公淫亂之後，其惡不復可言，故變風息也。班固云：「成、康沒而頌聲寢，王澤竭而詩不作。」此之謂也。然則變風、變雅之作，皆王道始衰，政教初失，尚可匡而革之，追而復之，故執彼舊章，繩此新失，覲望自悔其心，更遵正道，所以變詩作也。以其變改正，法故謂之變焉。季札見歌小雅，曰：「美哉！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！猶有先王之遺民。」是由王澤未竭，民尚知禮，以禮救世，作此變詩，故變詩，王道衰乃作也。

譜云「夷身失禮，懿始受譖」，則周道之衰，自夷、懿始矣。變雅始於厲王，無夷、懿之雅者，蓋孔子錄而不得，或有而不足錄也。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，衛頃、齊哀之時而有變風，明時作變雅，但不錄之耳。王道衰，諸侯有變風；王道盛，諸侯無正風者；王道明盛，政出一人，太平非諸侯之力，不得有正風；王道既衰，政出諸侯，善惡在於己身，不由天子之命，惡則民怨，善則民喜，故各從其國，有美刺之變風也。

12
13

疏國史至上

正義曰：上既言變詩之作，此又說作變之由。言國之史官，皆博聞強識之士，明曉於人君

得失善惡之迹，禮義廢則人倫亂，政教失則法令酷，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，哀此刑政之苛虐，哀傷之志鬱積於內，乃吟詠己之情性，以風刺其上，覲其改惡爲善，所以作變詩也。國史者，周官大史、小史、外史、御史之等皆是也。此承變風、變雅之下，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。得失之跡者，人君既往之所行也。明曉得失之迹，哀傷而詠情性者，詩人也。非史官也。民勞、常武，公卿之作也。黃鳥、碩人，國人之風。然則凡是臣民，皆得風刺，不必要其國史所爲。此文特言國史者，鄭答張逸云：「國史采眾詩時，明其好惡，令瞽矇歌之。其無作主，皆國史主之，令可歌。」如此言，是由國史掌書，故託文史也。苟能制作文章，亦可謂之爲史，不必要作史官。駟云「史克作是頌」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，不盡是史官爲之也。言明其好惡，令瞽矇歌之，是國史選取善者，始付樂官也。言其無作主，國史主之，嫌其作者無名，國史不主之耳。其有作主，亦國史主之耳。「人倫之廢」，即上「禮義廢」也。「刑政之苛」，即上「政教失」也。動聲曰吟，長言曰詠，作詩必歌，故言「吟詠情性」也。

13
14

疏達於至之澤

正義曰：此又言王道既衰，所以能作變詩之意。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，而私懷其

舊時之風俗，見時世政事，變易舊章，即作詩以舊法誡之，欲使之合於禮義。故變風之詩，皆發於民情，止於禮義，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。又重說發情、止禮之意。發乎情者，民之性，言其民性不同，故

各言其志也；止乎禮義者，先王之澤，言俱被先王遺澤，故得皆止禮義也。展轉申明作詩之意。「達於事變」者，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，後世習之，失之於儉不中禮。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，後世習之，失之於遊蕩無度。是其風俗改變，時人曉達之也。「懷其舊俗」者，若齊有太公之風，衛有康叔之化，其遺法仍在，詩人懷挾之也。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，改舊時之俗，故依準舊法，而作詩戒之。雖俱準舊法，而詩體不同，或陳古政治，或指世淫荒。雖復屬意不同，俱懷匡救之意，故各發情性，而皆止禮義也。此亦兼論變雅，獨言變風者，上已變風、變雅雙舉其文，此從省而略之也。「先王之澤」，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，詩人得其餘化，故能懷其舊俗也。鄭答張逸云：「舊俗者，若晉有堯之遺風，先王之澤，衛有康叔餘烈。」如此言，則康叔當云先公，而云先王者，以變雅有先王之澤，變風有先公之澤。故季札見歌齊，曰：「表東海者，其太公乎？」見歌小雅，曰：「猶有先王之遺民。」是其風稟先公，雅稟先王也。上舉變風，下言先王，風雅互相見也。上言國史作詩，此言民之性，明作詩皆在民意，非獨國史能爲，亦是互見也。作詩止於禮義，則應言皆合禮。而變風所陳，多說姦淫之狀者，男淫女奔，傷化敗俗，詩人所陳者，皆亂狀淫形，時政之疾病也，所言者，皆忠規切諫，救世之針藥也。尚書之三風十愆，疾病也。詩人之四始六義，救藥也。若夫疾病尚輕，有可生之道，則醫之治也用心銳。扁鵲之療太子，知其必可生也。疾病已重，有將死之勢，則醫之治也用心緩。秦和之視平公，知其不可爲也。詩人救世，亦猶是矣。典刑未亡，覲可追改，則箴規之意切，鶴鳴、沔水，殷勤而責王也。淫風大行，莫之能救，則匡諫之志微，溱洧、桑中，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。陳、鄭之俗，亡形已成，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，且復賦己之志，哀歎而已，不敢望其存，是謂匡諫之志微。故季札見歌陳，曰：「國無主，其能久乎！」見歌鄭，曰：「美哉！其細已甚，民弗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！」美者，美詩人之情，言不有先王之訓，孰能若此。先亡者，見其匡諫意微，知其國將亡滅也。

上生下之辭，言詩人作詩，其用心如此。一國之政事善惡，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，如此而作詩者，謂之風。言道天下之政事，發見四方之風俗，如是而作詩者，謂之雅。言風、雅之別，其大意如此也。「一人」者，作詩之人。其作詩者，道己一人之心耳。要所言一人之心，乃是一國之心。詩人覽一國之意，以爲己心，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，使言之也。但所言者，直是諸侯之政，行風化於一國，故謂之風，以其狹故也。言天下之事，亦謂一人言之。詩人總天下之心，四方風俗，以爲己意，而詠歌王政，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，發見四方之風。所言者，乃是天子之政，施齊正於天下，故謂之雅，以其廣故也。風之與雅，各是一人所爲，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，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。雅言天下之事，謂一人言天下之事。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。序者逆順立文，互言之耳。故志張逸聞：「嘗聞一人作詩，何謂？」答曰：「作詩者，一人而已。其取義者，一國之事。變雅則譏王政得失，閔風俗之衰，所憂者廣，發於一人之本身。」如此言，風、雅之作，皆是一人之言耳。一人美，則一國皆美之；一人刺，則天下皆刺之。穀風、黃鳥，妻怨其夫，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。北門、北山，下怨其上，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。但舉其夫婦離絕，則知風俗敗矣；言己獨勞從事，則知政教偏矣，莫不取眾之意以爲己辭。一人言之，一國皆悅。假使聖哲之君，功齊區宇，設有一人，獨言其惡，如奔隨、務光之羞見殷湯，伯夷、叔齊之恥事周武，海內之心不同之也。無道之主，惡加萬民，設有一人，獨稱其善，如張竦之美王莽，蔡邕之情董卓，天下之意不與之也。必是言當舉世之心，動合一國之意，然後得爲風、雅，載在樂章。不然，則國史不錄其文也。此言謂之風、雅，理兼正、變。天下無道，政出諸侯，而變雅亦稱雅者，當作變雅之時，王政仍被邦國。大學曰：「堯、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，桀、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。」是善政、惡政皆能正人，所以幽、厲之詩亦名爲雅。及平王東遷，政遂微弱，其政纔行境內，是以變爲風焉。疏雅者至雅焉。孔正義曰：「上已解風名，故又解雅名。雅者訓爲正也，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，故民述天子之政，還以齊正爲名。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，則述其美，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。若王之齊正天下

失其理，則刺其惡，幽、厲小雅是也。詩之所陳，皆是正天下大法，文、武用詩之道則興，幽、厲不用詩道則廢。此雅詩者，言說王政所用廢興，以其廢興，故有美刺也。又解有二雅之意。王者政教有大小，詩人述之亦有大小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小雅所陳，有飲食賓客，賞勞羣臣，燕賜以懷諸侯，征伐以強中國，樂得賢者，養育人材，於天子之政，皆小事也。大雅所陳，受命作周，代殷繼伐，荷先王之福祿，尊祖考以配天，醉酒飽德，能官用士，澤被昆蟲，仁及草木，於天子之政，皆大事也。詩人歌其大事，制爲大體；述其小事，制爲小體。體有大小，故分爲二焉。風見優劣之差，故周南先於召南，雅見積漸之義，故小雅先於大雅，此其所以異也。詩體既異，樂音亦殊。國風之音，各從水土之氣，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。雅、頌之音，則王者遍覽天下之志，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，樂記所謂「先王制雅、頌之聲以道之」，是其事也。詩體既定，樂音既成，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。「變風」之詩，各是其國之音，季札觀之，而各知其國，由其音異故也。小雅音體亦然。正經述大政爲大雅，述小政爲小雅，有小雅、大雅之聲。王政既衰，變雅兼作，取大雅之音，歌其政事之變者，謂之「變大雅」；取其小雅之音，歌其政事之變者，謂之「變小雅」，故變雅之美刺，皆由音體有大小，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。風述諸侯之政，非無小大，但化止一國，不足分別。頌則功成乃作，歸美報神，皆是大事，無復別體，故不分爲「二風」、「二頌」也。定本「王政所由廢興」，俗本「王政」下有「之」字，誤也。

¹⁶疏頌者至神明者孔正義曰：上解風、雅之名，風、雅之體，故此又解頌名、頌體。上文因變風、變雅作矣，即說風、雅之體，故言「謂之風」，「謂之雅」，以結上文。此上未有頌作之言，文無所結，故云「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」，明訓「頌」爲「容」，解頌名也。「以其成功，告於神明」，解頌體也。上言「雅者，正也」，此亦當云「頌者，容也」。以雅已備文，此亦從可知，故略之也。易稱「聖人擬諸形容，象其物宜」，則形容者，謂形狀容貌也。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，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。可美之形容，正謂道教周備也，故頌譜云：「天

子之德，光被四表，格於上下，無不覆燾，無不持載。」此之謂容，其意出於此也。「成功」者，營造之功畢也。天之所營在於命聖，聖之所營在於任賢，賢之所營在於養民。民安而財豐，眾和而事節，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。干戈既戢，夷狄來賓，嘉瑞悉臻，遠邇咸服，羣生盡遂其性，萬物各得其所，即是成功之驗也。萬物本於天，天本於祖，天之所命者牧民也，祖之所命者成業也。民安業就，須告神使知，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，欲民安樂，故作詩歌其功，遍告神明，所以報神恩也。王者政有興廢，未嘗不祭羣神，但政未太平，則神無恩力，故太平德洽，始報神功。頌詩直述祭祀之狀，不言得神之方，但美其祭祀，是報德可知。此解頌者，唯周頌耳，其商、魯之頌則異於是矣。商頌雖是祭祀之歌，祭其先王之廟，述其生時之功，正是死後頌德，非以成功告神，其體異於周頌也。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，如變風之美者耳，又與商頌異也。頌者，美詩之名，王者不陳魯詩，魯人不得作風，以其得用天子之禮，故借天子美詩之名，改稱爲頌，非周頌之流也。孔子以其同有頌名，故取備三頌耳。置之商頌前者，以魯是周宗親同姓，故使之先前代也。

17 始陸始者，王道興衰之所由。

16

17

疏是謂四始，詩之至也。

孔

正義曰：「四始」者，鄭答張逸云：「風也，小雅也，大雅也，頌也。人君行之則爲興，廢之則爲衰。」又箋云：「始者，王道興衰之所由。」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，故謂之四始也。『詩之至』

者，詩理至極，盡於此也。序說詩理既盡，故言此以終之。案詩緯汎歷樞云：「大明在亥，水始也。四牡在寅，木始也。嘉魚在巳，火始也。鴻鴈在申，金始也。」與此不同者，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，以詩文託之。又鄭作六藝論，引春秋緯演孔圖云：「詩含五際、六情」者，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，卯酉之際爲改正。辰在天門，出入候聽。卯，天保也。酉，祈父也。午，采芑也。亥，大明也。然則亥爲革命，一際也；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，二際也；卯爲陰陽交際，三際也；午爲陽謝陰興，四際也；酉爲陰盛陽微，五際也。

也。其六情者，則春秋云「喜、怒、哀、樂、好、惡」是也。詩既含此五際六情，故鄭於六藝論言之。

18
19

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至繫之召公孔正義曰：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，遂因而申之，廣

論詩義詩理既盡，然後乃說周南、召南。然者，然上語：則者，則下事，因前起後之勢也。然則關雎、麟趾之

化，是王者之風，文王之所以教民也。王者必聖，周公聖人，故繫之周公。不直名為「周」，而連言「南」者，

言此文王之化，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。鵲巢、騶虞之德，是諸侯之風，先王大王、王季所以教化民也。諸

侯必賢，召公賢人，故繫之召公。不復言「南」，意與周南同也。周南言化，召南言德者，變文耳。上亦云

「關雎，后妃之德」，是其通也。諸侯之風，言先王之所以教；王者之風，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，二南皆文王

之化，不嫌非文王也。但文王所行，兼行先王之道，感文王之化為周南，感先王之化為召南，不言先王之

教，無以知其然，故特著之也。此實文王之詩，而繫之二公者，志張逸問：「王者之風，王者當在雅，在風

何？」答曰：「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，述其本宜為風。」逸以文王稱王，則詩當在雅，故問之。鄭以此詩

所述，述文王為諸侯時事，以有王者之化，故稱王者之風，於時實是諸侯，詩人不為作雅。文王三分有二

之化，故稱「王者之風」，是其風者，王業基本。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，故云「述其本宜為風」也。

化雷一國謂之為風，道被四方乃名為雅，文王纔得六州，未能天下統一，雖則大於諸侯，正是諸侯之大者

耳。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，為作風詩，不作雅體。體實是風，不得謂之為雅。文王末年，身實稱王，又

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。名無所繫，詩不可棄，因二公為王行化，是故繫之二公。天子嫁女於諸侯，使

諸侯為之主，亦此義也。其鹿鳴，文王詩人，本以天子待之作雅，非基本之事，故不為風也。若然，作王者

之風，必感聖人之化，已知文王之聖，應知終必為王。不為作雅而作風者，詩者志也，各言其志。文王於時

未稱王號，或為作雅，或為作風，人志不同故也。

19 | 20 箋自從至王季 孔 正義曰：「釋詁云：『從，自也。』」反覆相訓，是「自」得爲「從」也。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

北，近於紂都，西北迫於戎狄，故其風化南行也。漢廣序云「美化行乎江漢之域」，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。太王始有王迹，周之追諡，上至太王而已，故知先王斥太王、王季。

20 疏周南至之基 孔 正義曰：「既言繫之周、召，又總舉二南要義。周南、召南二十五篇之詩，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，王業風化之基本也。高以下爲基，遠以近爲始。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，是正其始也。化南土以成王業，是王化之基也。季札見歌周南、召南，曰：『始基之矣，猶未也。』」服虔云：「未有雅、頌之成功。」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，序意出於彼文也。

20 | 22 疏是以至之義也 孔 正義曰：「上既總言二南，又說關雎篇義，覆述上后妃之德由，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，先美家內之化。是以關雎之篇，說后妃心之所樂，樂得此賢善之女，以配己之君子；心之所憂，憂在進舉賢女，不自淫恣其色；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，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。君子勞神苦思，而無傷害善道之心，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。毛意當然。定本「是關雎之義」，俗本「是」下有「以」者，誤也。鄭以「哀」爲「衷」，言后妃衷心念知在窈窕幽閒之善女，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。餘與毛同。婦人謂夫爲君子，上下之通名。樂得淑女，以配君子，言求美德善女，使爲夫嬪御，與之共事文王，五章皆是也。女有美色，男子悅之，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。淫者過也，過其度量謂之爲淫。男過愛女謂淫女色，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。此言不淫其色者，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。其者，其后妃也。婦德無厭，志不可滿，凡有情欲，莫不妒忌。唯后妃之心，憂在進賢，賢人不進，以爲己憂。不縱恣己色，以求專寵，此生民之難事，而后妃之性能然，所以歌美之也。毛以爲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，后妃以己則能配君子，彼獨幽處未升，故哀念之也。既哀窈窕之未升，又思賢才之良質，欲進舉之也。哀窈

窈還是樂得淑女也，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，殷勤而說之也。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，下三章是也。不淫其色，首章上二句是也。此詩之作，主美后妃進賢，所以能進賢者，由不淫其色，故先言不淫其色。序論作者之意，主在進賢，故先云進賢，所以經序倒也。鄭解哀字爲異，其經亦與毛同。

22
23

箋哀蓋至好逮

孔

正義曰：以后妃之求賢女，直思念之耳，無哀傷之事在其間也。經云「鍾鼓樂之」，琴瑟

友之」，哀樂不同，不得有悲哀也，故云「蓋字之誤」。箋所易字多矣，皆注云當爲某字。此在詩初，故云蓋爲疑辭。以下皆仿此。衷與忠，字異而義同，於文中心爲忠，如心爲恕，故云恕之，謂念恕此窈窕之女，思使之有賢才，言不忌勝已而害賢也。無傷善之心，謂不用傷害善人。經稱眾妾有逮怨，欲令窈窕之女和諧，不用使之相傷害，故云「謂好逮也」。論語云「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，即此序之義也。論語注云：

「哀世夫婦不得此人，不爲滅傷其愛」。此以哀爲衷，彼仍以哀爲義者，鄭答劉炎云：「論語注人閒行久，義或宜然，故不復定，以遺後說。」是鄭以爲疑，故兩解之也。必知毛異於鄭者，以此詩出於毛氏，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。此序是毛置篇端，若毛知其誤，自當改之，何須仍作哀字也？毛無破字之理，故知從哀之義。毛既以哀爲義，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。思賢才，謂思賢才之善女也。無傷善之心，言其能使善道全也。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，中道而廢則善心傷。后妃能寤寐而思之，反側而憂之，不得不已，未嘗懈倦，是其善道必全，無傷缺之心。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，當謂三章是也。王肅云：「哀窈窕之不得，思賢才之良質，無傷善之心焉。若苟慕其色，則善心傷也。」

「江有渚」，傳曰：「渚，小洲也。」蒹葭傳、穀風箋並云「小渚曰沚」，皆依爾雅為說也。采芣傳曰：「沚，渚。」覺傳曰：「渚，沚。」互言以曉人也。蒹葭傳文云：「坻，小渚也。」不言小沚者，沚、渚大小異名耳，坻亦小於渚，故舉渚以言之。和諧者，心中和悅，誌意諧適，每事皆然，故云「無不和諧」。又解以「在河之洲」為喻之意，言后妃雖悅樂君子，不淫其色，能謹慎貞固，居在幽閒深宮之內，不妄淫褻君子，若雌鳩之有別，故以興焉。后妃之德能如是，然後可以風化天下，使夫婦有別。夫婦有別，則性純子孝，故能父子親也，孝子為臣必忠，故父子親則君臣敬。君臣既敬，則朝廷自然嚴正。朝廷既正，則天下無犯非禮，故王化得成也。

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

3 / 9 12 11 10 9 8

毛 窈窕，幽閒也。淑，善。逑，匹也。言后妃有幽閒之德，是幽閒貞專之善女，宜為君子之好匹。**鄭** 箋云：怨耦，曰仇。言后妃之德和諧，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，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。言皆化后妃之德，不嫉妒，謂三夫人以下。

孔 疏「關關」至「好逑」。正義曰：毛以為關關然聲音和美者，是雌鳩也。此雌鳩之鳥，雖雌雄情至，猶能自別，退在河中之洲，不乘匹而相隨也，以興情至，性行和諧者，是后妃也。后妃雖說樂君子，猶能不淫其色，退在深宮之中，不褻瀆而相慢也。后妃既有是德，又不妒忌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故窈窕然處幽閒貞閑，下同。**四** 耦，**陸** 五口反。**五** 為**陸** 於偽反。**六** 嫉，**陸** 音疾，徐音自後皆同。**七** 妒，**陸** 丁路反，以色曰妒。

專之善女，宜為君子之好匹也。以后妃不妒忌，可共以事夫，故言宜也。鄭唯下二句為異，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、九嬪，既化后妃，亦不妒忌，故為君子文王和好眾妾之怨耦者，使皆說樂也。

10
11

傳窈窕至好匹 **孔**正義曰：窈窕者，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，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。傳知然者，以其淑女已為善稱，則窈窕宜為居處，故云幽閒，言其幽深而閒靜也。揚雄云「善心為窈，善容為窕」者，非也。「逮，匹」，釋詁文。孫炎云：「相求之匹。」詩本作逮，爾雅多作仇，字異音義同也。又曰「后妃有關雎之德，是幽閒貞專之善女，宜為君子之好匹」者，美后妃有思賢之心，故說賢女宜求之狀，總言宜求為君子好匹，則總謂百二十人矣。

12 箋不嫉至以下 **孔**正義曰：下箋「三夫人、九嬪以下」，此直云「三夫人以下」，然則九嬪以下總謂眾妾，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，以其淑女和好眾妾，據尊者，故唯指九嬪以上也。求菜論皆樂后妃之事，故兼言九嬪以下，總百二十人也。若然，此眾妾謂世婦、女禦也。周禮注云：「世婦、女禦不言數者，君子不苟於色，有婦德者充之，無則闕。」所以得有怨者，以其職卑德小，不能無怨，故淑女和好之。見后妃和諧，能化群下，雖有小怨，和好從化，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。此言百二十人者，周南王者之風，以天子之數擬之，非其時即然也。何者？文王為諸侯早矣，豈先無嬪妾一人，皆須后妃求之？且百二十人之數，周禮始置，鄭於檀弓差之：帝嚳立四妃，帝堯因焉；舜不告而娶，不立正妃；夏增以九女為十二人，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為三十九人，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為百二十人。當殷之時，唯三十九人，況文王為諸侯世子，豈有百二十人也？

參^二差^三苳^三菜^三，左右^四流^四之

13 14 15 16 17

毛苳，接餘^五也。流，求也。后妃有關雎之德，乃能共^六苳菜，備庶物，以事宗廟也。
鄭箋云：左右，助也。言后妃將共苳菜之苳，必有助而求之者。言三夫人、九嬪^六以下，皆樂^五后妃之事。

¹⁶傳苳接至宗廟**孔**正義曰：釋草云：「苳，接餘，其葉苳。」陸機疏云「接餘，白莖，葉紫赤色，正員，徑寸餘，浮在水上，根在水底，與水深淺等，大如釵股，上青下白，鬻其白莖，以苦酒浸之，肥美可案酒」是也。定本「苳，接餘也」，俗本「苳」下有「菜」字，衍也。「流，求」，釋言文也。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，以德不和諧，不當神明，則不能事宗廟。今后妃和諧，有關雎之德，乃能共苳菜，備庶物，以事宗廟也。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，無苳菜者，以殷禮。詩詠時事，故有之。言「備庶物」者，以苳菜亦庶物之一，不謂今后妃盡備庶物也。禮記祭統曰：「水草之苳，陸產之醢，小物備矣。三牲之俎，八簋之實，美物備矣。昆蟲之異，草木之實，陰陽之物備矣。凡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長，苟可薦者，莫不咸在，示盡物也。」是祭必備庶物也。此經序無言祭事，知事宗廟者，以言「左右流之」，助后妃求苳菜。若非祭菜，後不親采。采繁言夫人奉祭，明此亦祭也。

^三參**陸**初金反。^三差**陸**初宜反，又初佳反。^三苳，衡猛反，本亦作苳，沈有並反。^四左右**陸**王申毛如字；鄭上音佐，下音佑。^五接餘**陸**音餘，本或作「莖菜」，非。^六共**陸**音恭，本或作供，下「共苳菜」並同。^三苳**陸**阻魚反，字又作苳。^六嬪**陸**鼻申反，內官名。^五樂**陸**音洛，又音嶽。

16 17 箋左右至之事。孔正義曰：「左右，助也」，釋詁文。此章未得苡菜，故助而求之。既得，故四章論「采之」。

采之既得，故卒章言「擇之」。皆是淑女助后妃，故每云「左右」。此章始求，謂未當祭時，故云「將其苡菜」。四章「琴瑟友之」，卒章「鍾鼓樂之」，皆謂祭時，故箋云「共苡菜之時」也。此云「助而求之」，謂未祭時亦讚助也，故天官九嬪職云：「凡祭祀，讚後薦，徹豆籩。」世婦職云：「祭之日，蒞陳女官之具，凡內羞之物。」女禦職曰：「凡祭祀，讚世婦。」天官序官注云：「夫人之於後，猶三公之於王，坐而論婦禮，無官職之事。」明祭時皆在，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，明讚助可知也。此九嬪以下兼世婦、女禦也。言「皆樂后妃之事」者，明既化其德，又樂其事，見后妃德盛感深也。事者，苡菜之事也。事為勞務，尚能樂之，況於其德乎！

18

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

19

毛寤，覺。三寐，寢也。鄭箋云：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，欲與之共己職也。

14 18 疏參差至求之

孔毛以為后妃性既和諧，堪居後職，當共苡菜以事宗廟。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苡菜，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。由此之故，思求淑女。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，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。鄭以為夫人、九嬪既不妒忌世婦、女禦，又無怨爭，上下說樂，同化后妃，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苡菜以事宗廟之時，則嬪禦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，言皆樂后妃之事。既言樂助后妃，然後倒本其事，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，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，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，欲與之共己職事，故得之也。

三寤陸五路反。三寐陸莫利反。三覺，音教。

20

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

21

毛服，思之也。**鄭**箋云：服，事也。求賢女而不得，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！

22

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

23

毛悠，思也。**鄭**箋云：思之哉！思之哉！言已誠思之。臥而不周曰輾。

20
22

孔疏「求之」至「反側」。毛以為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，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思之。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！誠思此淑女哉！其思之時，則輾轉而復反側，思念之極深也。鄭唯以服為事，求賢女而不得，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。餘同也。

21

傳服思之也

孔正義曰：王肅云：「服膺思念之。」箋以釋詁文「服，事也」，本求淑女為已職事，故易之也。

23

箋臥而不周曰輾

孔正義曰：書傳曰「帝猶反側晨興」，則反側亦臥而不正也。反側既為一，則輾轉亦為

一，俱為臥而不周矣。箋獨以輾為不周者，辨其難明，不嫌與轉異也。澤陂云「輾轉伏枕」，伏枕，據身伏而不周，則輾轉同為不周，明矣。反側猶反覆，輾轉猶婉轉，俱是回動，大同小異，故何人斯箋「反側，輾轉」是也。

「三悠」音由。「三輾」本亦作展，哲善反，呂忱從車、展。鄭云「不周曰輾」，注本或作「臥而不周」者，剩二字也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

鄭箋云：言后妃既得荇菜，必有助而采之者。

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

毛宜以琴瑟友樂之。**鄭箋云：**同志為友。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，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，共荇菜之時，樂必作。

疏參差至友之**孔**毛以為后妃本已求淑女之意，言既求得參差之荇菜，須左右佐助而采之，故所以求淑女也，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，若來，則琴瑟友而樂之。思設樂以待之，親之至也。鄭以為后妃化感群下，既求得之，又樂助采之。言參差之荇菜求之既得，諸嬪御之等皆樂左右助而采之，既化后妃，莫不和親，故當共荇菜之時，作此琴瑟之樂，樂此窈窕之淑女。其情性之和，上下相親，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，若與琴瑟為友然，共之同志，故云琴瑟友之。

傳宜以琴瑟友樂之**孔**正義曰：此稱后妃之意。后妃言已思此淑女，若來，已宜以琴瑟友而樂之。言友者，親之如友。下傳曰「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」，與此章互言也。明淑女若來，琴瑟鍾鼓並有，故此傳並云「友樂之」，亦逆取下章之意也。以樂有二等，相分以著義。琴瑟，樂之細者，先言之，見其和親。鍾鼓，樂之大者，故卒章言之，顯其德盛。毛氏於序不破「哀」字，則此詩所言，思求淑女而未得也，若得，則設琴瑟鍾鼓以樂此淑女。故孫毓述毛云：「思淑女之未得，以禮樂友樂之。」是思之而未致，樂為淑女設也。知非祭時設樂者，若在祭時，則樂為祭設，何言德盛？設女德不盛，豈祭無樂乎？又琴瑟樂神，何言友樂也？豈

得以祭時之樂，友樂淑女乎？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，假設之喎也。

²⁷箋同志為友。孔正義曰：人之朋友，執誌協同。今淑女來之，雍穆如琴瑟之聲和，二者誌同，似於人友，故曰「同志為友」。琴瑟與鍾鼓同為祭時，但此章言采之，故以琴瑟為友以韻之；卒章云芼，故以鍾鼓為樂以韻之，俱祭時所用，而分為二等耳。此箋「樂必作」，兼下鍾鼓也。下箋「琴瑟在堂」，亦取此云「琴瑟友之」，言淑女以琴瑟為友。下云「鍾鼓樂之」，共苢菜之事，為鍾鼓樂淑女。二文不同者，因事異而變其文。以琴瑟相和，似人情誌，故以友言之；鍾鼓鏗宏，非情誌可比，故以樂言之，見祭時淑女情誌之和，而因聽祭樂也。

參差苢菜，左右芼之

30

毛芼，擇也。鄭箋云：后妃既得苢菜，必有助而擇之者。

³⁰疏傳芼擇也。孔正義曰：釋言云：「芼，搯也。」孫炎曰：「皆擇菜也。」某氏曰：「搯猶拔也。」郭璞曰：「拔取菜也。」以搯是拔之義。史記云「斬將搯旗」，謂拔取敵人之旗也。芼訓為「拔」，而此云「芼之」，故知拔菜而擇之也。

二三芼 陸毛報反。

窈窕淑女，鍾鼓樂之^三

毛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。**鄭**箋云：琴瑟在堂，鍾鼓在庭，言共荇菜之時！上下之樂

皆作，盛其禮也。

鄭關雎五章，章四句。故言三章，一章章四句，二章章八句。

³² | ³³ 疏箋琴瑟至其禮

孔正義曰：知「琴瑟在堂，鍾鼓在庭者，皋陶謨云「琴瑟以詠，祖考來格」，乃云「下管鞀鼓」，明琴瑟在上，鞀鼓在下。大射禮頌鍾在西階之西，笙鍾在東階之東，是鍾鼓在庭也。此詩美后妃能化

淑女，共樂其事，既得荇菜以祭宗廟，上下樂作，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。樂雖主神，因共荇菜，歸美淑女耳。

³⁴ **陸**

五章是鄭所分，「故言」以下是毛公本意。後放此。**孔**自古而有篇章之名，與詩體俱興也，故那序曰「得

商頌十二篇」，東山序曰「一章言其完」是也。句則古者謂之為言。論語云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

『思無邪。』」則以「思無邪」一句為一言。左氏曰「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」，謂第四句，不敢告人也，

及趙簡子稱子大叔「遺我以九言」，皆以一句為一言也。秦漢以來，眾儒各為訓詁，乃有句稱。論語注云

「此『我行其野』之句」是也。句必聯字而言，句者局也，聯字分疆，所以局言者也。章者明也，總義包體，所

以明情者也。篇者遍也，言出情鋪，事明而遍者也。然字之所用，或全取以製義，「關關雎鳩」之類也。或假

辭以為助，者、乎、而、隻、且之類也。句者聯字以為言，則一字不製也。以詩者申誌，一字則言塞而不會，

故詩之見句，少不減二，即「祈父」、「肇禋」之類也。三字者，「綏萬邦」、「婁豐年」之類也。四字者，「關關

三樂**陸**音洛，又音嶽。或云協韻，宜五教反。

雌鳩、「窈窕淑女」之類也。五字者，「誰謂雀無角，何以穿我屋」之類也。六字者，「昔者先王受命」、「有如召公之臣」之類也。七字者，「如彼築室於道謀」、「尚之以瓊華乎而」之類也。八字者，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」、「我不敢效我友自逸」是也。其外更不見九字、十字者。摯虞流外論云：「詩有九言者，洞酌彼行潦，挹彼注茲」是也。遍檢諸本，皆云洞酌三章，章五句，則以為二句也。顏延之云：「詩體本無九言者，將由聲度闌緩，不協金石，仲冶之言，未可據也。」句字之數，四言為多，唯以三七八者，將由言以申情，唯變所適，播之樂器，俱得成文故也。詩之大體，必須依韻，其有乖者，古人之韻不協耳。之、兮、矣、也之類，本取以為辭，雖在句中，不以為義，故處末者，皆字上為韻。之者，「左右流之」、「寤寐求之」之類也。兮者，「其實七兮」、「迨其吉兮」之類也。矣者，「顏之厚矣」、「出自口矣」之類也。也者，「何其處也」、「必有與也」之類也。著「俟我於著乎而」，伐檀「且漣漪」之篇，此等皆字上為韻，不為義也。然人誌各異，作詩不同，必須聲韻諧和，曲應金石，亦有即將助句之字，以當聲韻之體者，則「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」，「不思其反，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」，「是究是圖，亶其然乎」，「其虛其餘，既亟且」之類是也。章者，積句所為，不限句數也，以其作者陳事，須有多少章總一義，必須意盡而成故也。累句為章，則一句不可，二句得為之，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。其三句則麟趾、甘棠、驕虞之類是也。其多者，載芣三十一句，宮之三章三十八句，自外不過也。篇之大小，隨章多少。風、雅之中，少猶兩章以上，即驕虞、渭陽之類是也。多則十六以下，正月、桑柔之類是也。唯周頌三十一篇，及那、烈祖、玄鳥，皆一章者。以其風、雅敘人事，刺過論功，志在匡救，一章不盡，重章以申殷勤，故風、雅之篇無一章者。頌者，太平德洽之歌，述成功以告神，直言寫誌，不必殷勤，故一章而已。魯頌不一章者，魯頌美僖公之事，非告神之歌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，亦殷勤而重章也。雖云盛德所同，魯頌實不及製，故頌體不一也。高宗一人，而玄鳥一章，長發、殷武重章者，或

詩人之意，所作不同；或以武丁之德，上不及成湯，下又逾於魯僖。論其至者，同於太平之歌；述其祖者，同於論功之頌。明成功有大小，其篇詠有優劣。采立章之法，不常厥體，或重章共述一事，采蘋之類；或一事疊為數章，甘棠之類；或初同而末異，東山之類；或首異而末同，漢廣之類；或事訖而更申，既醉之類；或章重而事別，鴟鴞之類。何草不黃，隨時而改色；文王有聲，因事而變文；「采采芣苢」，一章而再言；賓之初筵，三章而一發。或篇有數章，章句眾寡不等；章有數句，句字多少不同，皆由各言其情，故體無恒式也。東山序云一章、二章、三章、四章，不謂末章為卒章。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，又揚之水卒章者，東山分別章意，從一而終於四，故不言卒章也。左傳言卒章者，卒，終也，言終篇之章。言卒者，對始也。終篇為卒章，則初篇為首章矣，故鄭注禮記云「緇衣之首章」是也。若然，言卒者，對首也，則武唯一章，而左傳曰「作武，其卒章曰『耆定爾功』」者，以「耆定爾功」是章之卒句故也。大司樂注云「騶虞，樂章名，在召南之卒章」者，正謂其卒篇。謂之章者，乘上騶虞為樂章，故言「在召南之卒章」也。定本章句在篇後。六藝論云「未有若今傳訓章句」，明為傳訓以來，始辨章句。或毛氏即題，或在其後人，未能審也。